

# 問題與研究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二月十日出版

第四卷 第五期

## 本期要目

印尼退出聯合國問題.....雷崧生

英鎊危機的分析.....林霖

從美英高層會議看西方的新動向.....孫德湘

偽人代會議與共匪動向.....懷遠

從偽人代會議看偽政權人事變動.....張敬文

共匪對日本的統戰工作.....朱少先

共匪對拉丁美洲的陰謀.....符節合

共匪化學肥料的生產與供應.....蕭濟容

共匪文字改革的新發展.....汪學文

美國現行經濟動員體制（上）.....徐有守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 次 目

印尼退出聯合國問題	雷崧生	(1)
英鎊危機的分析	林霖	(4)
從美英高層會議看西方的新動向	孫德湘	(7)
偽人代會議與共匪動向	懷遠	(12)
從偽人代會議看偽政權人事變動	張敬文	(17)
共匪對日本的統戰工作	朱少先	(23)
共匪對拉丁美洲的陰謀	符節合	(30)
共匪化學肥料的生產與供應	蕭濟容	(35)
共匪文字改革的新發展	汪學文	(48)
美國現行經濟動員體制(上)	蕭濟容	(35)
研究國際問題的參考工具(下)	徐有守	(53)
蘇俄動態述評	姚朋明	(57)
①新政權之文藝政策。	一	
②關於教育問題一事。	心	(63)
③改善對人民燃料之供應。		
④華沙條約國會議之分析。		
⑤免新興國家物品進口稅。		
⑥俄日最近關係。		
⑦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66)
編後記		
編者		

印尼退出聯合國問題

雷崧生

就聯合國而言，印尼的退出除開構成一個惡劣的先例而外，聯合國還須防範印尼的玩弄憲章，將其「退出」變質為「抵制」。聯合國與其會員國應當堅持：印尼如果想再進入聯合國，必須依照憲章規定，重行申請。否則，此例一開，會員國相互效尤，時出時入，後果將不堪設想。

壹

一九六四年的除夕，印尼駐聯合國的代表，以印尼退出聯合國的決定，口頭通知第十九屆大會的主席與祕書處。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印尼退出聯合國的書面文件，由其第一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簽名，正式送達聯合國。

聯合國成立將及二十年。雖然若干會員國（如南非）曾於發言時，尽可能退出聯合國的表示，正式通知退出者，還是以印尼爲第一個。過去的國際聯合會，成立不過四年，哥斯達黎加即通知退出。以此視彼，似尚差勝一籌。但是，國際聯合會盟約與聯合國憲章，對於會員國退出問題的處理，大相逕庭，殊有比較研究的價值。

根據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一條第三段的規定，國際聯合會的會員國，得退出國際聯合會；如果它已經履行了它的國際義務與其在盟約下的義務，其退出通知於兩年後發生效力。在這裏，國際聯合會的盟約，明文地承認了會員國的退出權利。但是，它必須先履行了它的一般的國際義務與其在盟約下的特殊義務；其退出通知始得在兩年後生效。兩年的猶豫時期，一方面固在使通知退出的會員國，有重作考慮的機會，另一方面亦在使它在兩年以內，履行其各種義務。在國際聯合會的歷史裏，退出的會員國達十七國之多（註一）。雖然它們並不都履行了其各種義務，盟約第一條第三段，總不失爲一個明智的規定。

相反地，聯合國的憲章裏，並無會員國得退出的條款。根據一

九四五年的舊金山會議第一委員會第二專門委員會的報告（註二），該委員會雖然認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享有退出的權利，却不主張作明文的規定。它並且舉出了會員國得退出聯合國的三種情形如下：

一、會員國由於特殊情勢而退出，如聯合國不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或漠視法律與正義，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二、會員國爲着不贊成某個依法生效的憲章修正條款而退出。

三、會員國爲着它所贊成的憲章修正案，於獲得三分之二的會員國接受以後（由於某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不克依法生效而退出。

上述報告曾由舊金山會議的第一委員會與全體大會，先後予以認可，實不妨視爲是憲章裏的一個條款，至少具有解釋上的莫大的權威。很明顯地，上述報告的疏漏，是既無猶豫時期的規定，亦無履行義務的要求。其對於會員國退出問題的處理，遠不及國際聯合會盟約爲縝密。但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者：上述報告所舉出的退出情形，都是以國際法爲出發點。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原是憲章所規定的聯合國宗旨之一。如果聯合國不復能够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或是爲着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置國際法與國際正義於不顧，會員國的退出，自爲不可避免之事。至於基於憲章的修改而退出，實與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六條第二段相似（註三）。一般地說來，上述報告着重於法律觀點，甚於政治觀點，實是會員國於考慮退出聯合國時，應當遵循的南針。

印尼退出聯合國的表面理由，是反對馬來西亞的被選為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馬來西亞是在八十個會員國的同意之下合法當選的；其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早為意料中事。當一九六三年捷克當選為一九六四年非常任理事國時，基於第十八屆大會主席的一個安排，馬來西亞即已被內定為一九六五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印尼不得不讓為毫不知悉。一九六四年底，印尼公開反對馬來西亞擔任非常任理事國以後，共產國家捷克仍然依照一九六三年的君子協定，而提出辭職；八十個會員國包括許多亞非國家在內，同意由馬來西亞接替捷克。這不啻是批擗印尼的面頰。印尼老羞成怒，不得已採用了退出聯合國的下策。因此，印尼的退出，不僅毫無法律上的理由而且簡直是漠視聯合國與其一九六五國際合作年，更是向其他大多數會員國挑戰。如果它也有什麼政治上的理由，它至多只能夠舉出「威望」，來辯護自己。就這個在國際生活裏，缺乏最低限度的「善意」，而專事訛詐的國家而言，它原無所謂「威望」。自從一九六三年聯合國的祕書長宇譚，證實北婆羅洲與沙撈越，經由其全民投票，表示願意與馬來西亞和星加坡，組成為馬來西亞聯邦以後，印尼當即已認定：聯合國無復再被利用的價值。其退出聯合國的意念，可能在那時候便已形成。

由於聯合國憲章沒有退出的明文規定，當然更談不到猶豫時期與國際義務的履行等等，印尼是否就此與聯合國完全斷絕關係呢？不然。印尼與聯合國的關係，並不因為它的退出而斷絕。可得而言者，至少有兩點如下：

一、聯合國憲章的第二條第一段至第五段，列舉了聯合國的原則以後，其第六段跟着便規定：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必要範圍以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印尼退出聯合國以後，自成為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根據上引憲章第二條第六段的規定，就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言，它仍然應當遵行聯合國的原則。而聯合國的原則之一，規定於憲章第二條第四段裏者，即為「不得使用武力，或作武力的威脅，以侵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印尼對於馬來西亞的野心，為世人所共知。它並不是退出聯合國，而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它如果以直接或間接的

方式，侵略馬來西亞，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馬來西亞自可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裏，提出控訴。這正是馬來西亞預備採用的步驟。至於安全理事會或大會的是否能够通過決議，則為另一問題。

二、根據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荷蘭印尼協定第一六條至第二一條的規定，印尼治理下的西伊利安 West Irian（註四），應享有繼續接受印尼的管轄，或斷絕與印尼的關係而言。該協定又規定：這個「自決的行為」，應在一九六九年以前，予以完成；而為西伊利安的全體成年男女之非外國國民者所參加。最後，該協定復規定：印尼將邀請聯合國的祕書長，任命一位聯合國的代表，以担任祕書長在西伊利安問題裏的職責；印尼於安排西伊利安的「自決的行為」時，祕書長應予以忠告、協助、與參預。

印尼的能夠從荷蘭手裏取得西伊利安，完全是聯合國從中周旋與過渡的結果。上述荷印協定，亦基於聯合國調停人班克 Ellsworth Bunker 所提出的方案而簽訂。現在，印尼雖然退出聯合國，在荷印協定下的義務，並無變動。良以印尼的簽訂該協定，是以其國家的名義而簽訂的，而不是以聯合國會員國的名義而簽訂的。它可以一個退出聯合國的行為，而喪失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它還不致於否認自己是一個國家罷！作為一個國家，它必須履行其自由締結的條約。聯合國原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國際法人。它自可繼續地負擔其在荷印協定下的職責。印尼的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與荷印協定的付諸執行，是兩不相涉的。因此，印尼想以退出聯合國的策略，以逃避其在荷印協定下的義務，殆無可能。荷蘭有催促印尼執行該協定的權利；聯合國有強制印尼執行該協定的權力。西伊利安人也可以向聯合國提出告訴與請願。

印尼的口頭與書面的先後通知，無疑地業已完成了它的退出聯合國的程序。就印尼而言，它公然反對聯合國大會的一個合法選舉完全是濫用主權，蔑視法律，襲用着共產國家的訛詐伎倆，不足

深責。它的退出亦絕不足以號召任何新國際組織的建立。

就聯合國而言，印尼的退出除開構成一個惡劣的先例而外，聯合國還須防範印尼的玩弄憲章，將其「退出」變質為「抵制」。印尼在書面文件裏的措詞如何，尚未為聯合國的祕書處所公布。但是，根據開羅的報導，當馬來西亞在安全理事會的任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時，印尼又將重返聯合國。印尼的第一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也宣稱：「我們在聯合國裏的非會員國地位，不會是永遠的。」這就暗示到：印尼與其他所謂中立主義的國家，可能正在計劃着一個「玩法」的陰謀：使印尼隨時可以從聯合國的後門進去。

聯合國與其會員國應當堅持：印尼如果想再進入聯合國，必須依照憲章第四條的規定（註五），重行申請。它不得在它認為最有利的時機裏，又突然地出席聯合國。否則，會員國對於聯合國的任何合法決定，一不滿意，即通知退出，若干時期過去以後，又施施而來。此例一開，會員國互相效尤之下，時出時入，甚至聯合國自己也不知道誰是會員國，誰不是會員國。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應當從現在起，就開始表明厲行憲章第四條的嚴正立場（註六）。這才是維持聯合國的法治之道。

（註一）參閱拙著國際組織修訂版第三〇頁至第三二頁。

（註二）見 UNCIO Documents, I, 第六一九頁至第六二〇頁；參閱 Sohn Cases on U.N. Law 第六八頁至第七〇頁。

（註三）盟約第二六條：國際聯合會盟約的修正案，經理事會全體理事國與大會過半數會員國批准後，發生效力；對於該修正案表不異議的會員國，即終止其會員國的地位。

（註四）新幾內亞島原名巴布亞 Papua 島。其土著稱為巴布亞人。印尼稱該島西部為西伊利安。關於西伊利安問題，參閱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64 第五三頁至第七三頁。

（註五）憲章第四條中文本：一、凡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為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二、准許上述國家為聯合國會員國，將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以決議行之。

（註六）宇譚即會作此種表示，尙須加以強調。

反共政策，原因亦即在此。

上接第 29 頁

近年以來，日本國際地位益見重要，在亞洲已舉足輕重，如能將日本納入匪俄懷抱，勢將改變亞洲乃至世界局勢，故匪俄對日統戰工作，決不肯放鬆，而且將更形加強，自匪俄對立關係尖銳後，匪俄對日策略，略有轉變，已由共同攻擊日本，改變為積極爭取日本，使匪俄本身在日工作，更有利發展。因此，匪俄在對日關係上，顯得微妙與複雜。不過我們可以斷言，無論匪俄關係如何演變，兩者企圖赤化日本的目標，絕對不會改變。而且目前共匪在日本工作，已不再受蘇俄約束，更可為所欲為。日共九全大會之後，親俄分子均被開除，已造成對共匪一面倒形勢，今後「中共」與日共關係，將更加接近，有利共匪在日本工作之發展。照目前情勢，共匪今後在日本工作，仍將以偽裝和平姿態，以貿易為餌，實施政治滲透，而仍以「反美」、「反壟斷資本階級」為鬥爭對象，以赤化日本為最終目標。（一九六四·一二·二〇）

（註一）張執一著：（「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中國人民主統一戰線試論」。

（註二）黃河著：「中國共產黨三十五年簡史」

（註三）日本「世界」雜誌一九六一年四月號

（註四）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卷四

（註五）日本治安問題研究會編「現階段日本革命勢力之分析」

（註六）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註七）「今日大陸」半月刊第二二期（一九六四·一二·一）

（註八）美金一元折合日幣三六〇元

（註九）社會黨代表團四次訪匪，第一次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二次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均由社會黨已故委員長淺沼稻次郎任團長；第三次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現任委員長鈴木茂三郎任團長；第四次在本（一九六四）年十月，由該黨書記長成田知巳任團長。

（註十）二月二十日日本「朝日新聞」。

（註十一）「紅旗」半月刊一九六二年十月第一〇號。

英

危

機

的

分

析

林

霖

去年十一月下旬的英格蘭銀行被國際銀行家與黃金投機者所「擠兌」，造成空前大恐慌，幸賴美國和其他十個民主國家的合作，鼎力支持，方使急激下降的英鎊，轉危為安，免於再度貶值。英國工黨於去年十月大選獲勝而重執政權之後不久，鑒於英國經濟情況頗為惡劣，對外貿易繼續入超，國際支付逆差不斷增加，倘不及時加以挽救，英鎊恐將被迫再度貶值，而使英國經濟愈形惡化，英國國勢繼續削弱，貽害無窮，為求急救計，乃不顧一切，於十月廿六日宣佈課征百分之十五的進口附加稅，以期減少外貨的進口，縮小國際支付的赤字。可是這個加稅政策，因事前並未徵求參加貿易與關稅總協定(GATT)各國的諒解，不但招致各方的不滿與抨擊，反而充分暴露了英國經濟的弱點，且同時新政府又急於推行工黨政策，如：社會主義性的福利經濟政策，提出國有鐵道，提高資本稅率，及其他打擊投資的法案，遂增加國際銀行家與投機者對於英國財經前途的疑慮，對於英鎊行將貶值的傳說，驚相轉告，於是國際性短期資金陸續自英倫外流，英鎊匯率逐步下跌。當是時，英工黨政府原可採取高利政策，以遏止資金的外逃，惟恐因此引起國內經濟的緊縮，乃實行拋售黃金大量收購英鎊(換言之以收兌英幣)，以謀穩定匯率。但英國黃金準備本來有限，拋售政策顯然不能持久。其結果，反使國際金融界對英鎊信心幾乎完全失去，所以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是日為星期五係調整利率傳統日期，因未見英格蘭銀行貼現率的提高，誠恐英鎊終將於週末實行貶值

，他們為求安全計，遂紛紛拋售所持英鎊，致令匯率一直下跌，跌至二·七八二五美元，造成八年來的最低點的危險邊緣。(註：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只容許各國官價匯率變動在平價上下百分之一以內)

增加進口附加稅的辦法，既然無補於英鎊的穩定，工黨政府不得不進一步採取原不願意執行的緊急措施，英格蘭銀行於二十三日(星期一)宣佈提高貼現率，從年息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七。(註：英國貼現率，於去年一月業已從百分之四提高至百分之五，比法國的高百分之一，比德國的高百分之二，比美國的高百分之一·五)。這個提高貼現率到百分之七的緊急政策，在過去英國也會經採用，並發生預期的效果。例如一九六一年底英鎊發生危機時，即會將貼現率從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七，藉以 $\ominus$ 防止國內資金的外流，並 $\ominus$ 吸引外資的內流，卒使英鎊渡過難關，轉危為安。可是這次失敗了。第一，因為時間延誤了，當這次危機未發生前二週，曾有國際金融巨子向威爾遜內閣總理建議，立刻將放款利率從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六，謂必如此方能減少國內消費的開支，並可引誘國際投資家重歸英鎊集團懷抱。這個建議未為威爾遜所接受。就在這兩週內，英格蘭銀行為維持英鎊最低可能的官價匯率，損失黃金準備，為數可觀，致令人們對英鎊的穩定信心益形動搖。第二，因為當英國提高利率後，他國同時也提高了利率了，美國聯邦準備當局也迅即把利率從百分之三·五提高至百分之四。據美官方說這個措

施只是一種保險作用，它表示美國隨時會保障美元的穩定。這是因為歐洲投機家是以英鎊兌取美元，他們可能將美元再兌取他種通貨，而增加了美國國際收支的困難，美國遂不得不冒「緊縮」國內經濟的危險，而提高利率，以防止短期資金的外流。爲了同一理由，加拿大也將利率提高至百分之四·二五。這樣一來，英國要藉高利政策，以吸收「外資」的作用，無形抵銷了。第三，因爲對工黨缺乏信任心。原來過去英鎊貶值，都發生在工黨執政時代，此時一般人均不敢相信工黨有維持英鎊穩定的決心，而認爲這次行動不過是應付危機的一種臨時手段而已。因此，貼現率提高後的次日，不但歐洲大陸投機家及英國本國人，反而大量出售英鎊，迫使英倫銀行繼續以黃金和外匯收兌。據某方估計十一月廿四日一日之間，英國黃金準備的損失，可能在一億七千萬美元之多，較諸過去，爲數激增，英鎊地位，岌岌可危。英國財經當局經過兩日的掙扎，深知傳統的高利政策已無法挽回英鎊的頹勢，如不另謀補救策略，英鎊恐怕真的要被「擠兌」垮了。當此險惡萬分，千鈞一髮之際，英國乃急向西方民主國商借三十億美元的巨額貸款，由於美國積極支持和其他十國（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法國、西德、義大利、日本、荷蘭、瑞典和瑞士）的充分合作，這筆約等於英國年來持有準備金平均數的貸款，終於廿五日一夜之間，透過遠洋電話的磋商，即告成立。這個消息於廿六日晨公佈以後，各地英鎊匯價，迅即回昇，不再下跌，貶值黑影，無形消散。英鎊數日來危機，方始安然渡過。

在現行國際貨幣結構之下，英鎊與美元同是所謂「樞要」貨幣，成爲西方民主各國的外匯準備。如果英鎊再行貶值，美元地位亦將動搖，而各國貨幣現行平價勢將改變，貨幣貶值競爭可能重演，國際金融秩序堪虞破壞。這樣一來，不但要影響各國對外貿易，很可能危及各國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安全。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各國（包括法國），有鑒及此，都不能不盡力維持英鎊的穩定，故樂於貸款相助。這個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金融貸款，各國究竟如何分擔，雖未有詳細透露，但知美國所負擔實佔最大部份，共達總額三分之一，即一十億美元，至於行動的迅速，也是史無前例的。

除了這筆三十億美元貸款外，英國尚可依「備提」合約（今年八月續約），動用在國際貨幣準備基金的十億美元。故至少在目前，英鎊的穩定，當不會有問題。不過貸款期限僅爲六個月，在這個期間內，英國必須設法償還，或繼續借用。

英國原是一個島國，天然資源有限，其經濟的成長與繁榮，有賴於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要擴展國際貿易和增加國際投資的利益，其先決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幣信的堅固與幣值的穩定。然而後二者的達成與否，又要看國內經濟、財政、金融等各方面措施如何而定。這次英鎊危機，決然不是偶發事件，可說是英國國勢多年來日趨式微的表面化。

從經濟發展的觀點說，英國是一個古老的工業國家，自工業革命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實執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牛耳。英鎊成爲國際主要貨幣，但自此以後，英鎊地位，逐漸被美元取而代之。自一九三一年放棄金本位制以來，世人對英鎊信心一直在動搖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英鎊又曾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再度貶值（從一九四六年所訂一英鎊兌四·〇三美元的平價降低至二·八〇美元），成爲不能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在英鎊地區內各國仍然可以自由兌換）。直至一九六〇年初，方才恢復自由兌換，並成爲國際貨幣結構中第二個主要的準備通貨。然而支持英鎊信用之一的柱石，即黃金準備，實欠雄厚，且有逐年減少的傾向。一九六〇年年底其黃金準備原值二十八億美元，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削減至二十四億三千九百萬美元。（見附表一）若將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提金權」（Gold Tranche）計算在內，貨幣準備總額爲數也極有限，並仍呈漸減的趨勢。一九六〇年統計共值三十七億二千萬美元，一九六三年底只值三十一億五千萬美元。（見附表二）英鎊準備金額的銳減，顯然係由於貿易不斷發生逆差所致。從一九五九年開始，英國出口貿易總額，雖然逐步增加，但迄未能抵償進口金額，以致每年均有巨額的入超。到了一九六三年，入超金額雖已減至一億二千三百萬美元，但入一九六四年後，入超突增。第一季入超已達二億九千九百萬美元（見附表三），尤其在工黨於十月執政後，入超趨勢益形嚴重。據某一估計，到了去年底入超金額可能達到

二十億美元的高峯，這幾乎要與英國所持有的黃金準備總額相等了。

英國國際貿易的入超，以及由入超而引起的英鎊危機，究其病源由來已久。上面說過，英國是一個工業古老國，其作風與觀點，未免過於陳舊，且迄無振作的象徵。比方說，其企業經理人才，不是年高就是守舊，不是以親友充數就是缺乏訓練。他們既已不重視專門人才，又不肯化錢從事研究，生產力的增加，遂落人後。至於勞工方面，工會組織混亂，工人生產效率未能積極改進，且有「就業過度」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商品，不是價格較昂，就是貨色嫌舊，在今日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怎能與美、德、日等國商品爭取勝利呢？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相繼獨立，海外投資的收益，無形銳減，而政府財政支出，包括海外防禦軍事支付，仍然龐大，縱令有相當數量的無形收入，但仍不足以彌補有形的入超和短期資金的外流，國際支付逆差，只得以輸出黃金及減少外匯準備來應付。殊不知，在這個時候黃金準備的削減，更加搖了國際間對英鎊的信心。過去英鎊貶值給予人們損失的慘重經驗，雖然記憶猶新，可是今日還有些論者，仍然醉心於以貨幣貶值為鼓動出口的工具的主張。因此，一旦發現英國經濟上或金融上任何破綻，英鎊持有人，自然坐臥不寧，為策安全起見，他們當然要搶先出售英鎊，以便兌取黃金或比較穩定的通貨。這可說就是這次英鎊「捨兔」風潮掀起的一個總說明。

由上所說，可知目前英鎊的穩定是暫時性的。英國要使英鎊長期穩定恢復昔日的光輝，必須改弦更張，努力革新工作，首先要改革其經濟及貨幣觀念，刷新其財經政策，必須有效地和緩「福利」支出的膨脹。至於一般企業家與勞動界作風也必須革新，改善勞資關係，更新設備，改進技術，以增加其工業生產的效率，並須努力減輕成本，擴大國外市場等等多方努力，務使國際收支赤字削至最低限度，方能達成目的。不然的話，英鎊的危機恐仍有重復發生的可能。究竟將來發展如何，就要看英工黨政府今後財政、經濟與社會決策與做法如何而定。

附表一：

英國黃金準備統計（一九五八—一九六四）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底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六三	全 年	二、六〇	二、五四	二、六〇	二、六六	二、四九
六 月 底										二、四三五

附表二：

英國貨幣準備總額（包括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提金權）  
年終統計（一九六〇——六三）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底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六三	（第一季）
金 額	三、七二〇	三、三三〇	三、三一〇	三、一五〇	
出 口	九、九八七	九、八五	十、零〇	一、九六一	
進 口	九、三四	一、零〇八	一、四五一	一、三五二	
出超（+）	一、一七三	一、一五三	一、四五	一、一九九	一、三三
或入超（-）	一、一七三	一、一五三	一、四五	一、一九九	一、三三
					十二元

附表三：

英國進出口貿易平衡表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底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六三	（第一季）
年 度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六三	（第一季）
出 口	九、九八七	九、八五	十、零〇	一、九六一	
進 口	九、三四	一、零〇八	一、四五一	一、三五二	
出超（+）	一、一七三	一、一五三	一、四五	一、一九九	一、三三
或入超（-）	一、一七三	一、一五三	一、四五	一、一九九	一、三三
					十二元

# 從美英高層會議看西方的新動向

孫德湘

- 一、美英決定西方重大政策時代已成過去。
- 二、英國地位日漸式微。
- 三、西德力量的崛起。
- 四、北約核子問題美國面臨困境。
- 五、美英對東南亞阻遏共黨勢力政策，較前更為一致。

英國首相威爾遜率領外相華克及國防大臣希雷等一行三十二人於去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飛赴華府，與美國詹森總統暨有關高級官員舉行三天的會談。這是美英兩國大選以後詹森政府與威爾遜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會談。很多政治觀察家指出，詹森與威爾遜此次會談是戰後美英兩國舉行高層會議以來情況最緊迫的一次，可能為西方聯盟規劃出一個新的圖樣。（most crucial）但，我們仔細閱讀有關這次美英會談的報導以及會談結束後所發佈的聯合公報，內容實在貧乏得可憐。例如，大家都知道，此次美英會談的主題之一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多邊核子武力」（MLF）問題，威爾遜此次華府之行是攜帶英國有關這一問題的計劃而去的；但我們除在報刊上獲知威氏計劃的名稱叫做「大西洋核子武力」（Atlantic nuclear force，簡稱 ANF）外，其詳細內容則諱莫如深。因此，如果我們要想進一步去看此次美英會談，就得去做一番揣摩摸索的功夫不可。茲擇就下述幾方面來看此次美英高層會議，並試圖摸索出今後西方的新動向。

## 會前的政治背景

首先，對會議前的政治背景作一觀察，可能對這一問題的瞭解有所幫助。我們想分三方面來看：

從美英高層會議看西方的新動向

(一) 在國際方面：在美英兩國舉行高層會議的前夕，在國際方面有許多大事值得重視：  
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巴黎舉行年會，西方本身對該組織的核子政策發生嚴重的歧見。  
②共匪舉行核子試爆，除將來可能在軍事上影響世界的均勢外，尤其在政治上已經直接威脅亞洲以及其他地區的反共聲勢。  
③美國為越南戰爭所困擾，英國則為馬來西亞的獨立而擔憂。  
④蘇俄政權轉移，克里姆林宮新主人對西方的政策及其今後可能動向尚須捉摸。  
⑤聯合國舉行十九屆大會，西方對該國際組織的經費問題以及中國代表權問題等須商定共同對策。

(二) 在美國方面：自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總統被刺，詹森以副總統繼任總統以來，當時的詹森政府完全是一種「看守」政府的性質，一切都依據甘迺迪總統所訂的政策而行，而且都很「保守」地在那裏推行。現在，自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大選中獲得壓倒勝利後，詹森總統本人在國內外的聲望大為增強，他自將擺脫過去種「看守」與「保守」的包袱，而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在歐洲方面，詹森政府自不能坐視美法關係一直這樣惡化下去，勢將設法打開此一僵局；如戴高樂一再執迷不悟，美國可能另謀對策。在東南

亞方面，由於共匪舉行核子試爆的結果，已使美國在越南以及整個東南亞阻遏共黨勢力擴張的政策面臨考驗；從數年來越南政局的一再不能穩定與反美情緒的高漲證明，美國過去在這一地區所推行的這套「保守」政策，顯已不能適應目前新的情勢。此外，美國本身的經濟問題，尤其是支付平衡的赤字問題，自一九六一年開始惡化以來，中間雖經甘迺迪政府四年的努力，設法予以挽救，亦僅能做到使情況沒有積極惡化下去而已，但始終沒有獲得真正的改善。這樣，自將影響美元作為最大國際通貨的地位。所以詹森政府醞釀提出節約預算（不超過一千億美元），並計劃裁減軍費與美援等，都可能與這一問題有關。

(II) 在英國方面：在此次英國大選中，工黨雖勉強獲得勝利而洗雪了十三年在野的恥辱，但威爾遜政府卻是英國歷來最不堅強的政府，它在國會所能掌握的議席僅超過半數二席，距離一個起碼能推行政策的「工作多數」（working majority）尚遠，這是威爾遜首相的致命傷。所以，威爾遜雖雄才大略，高唱革變，但他所受的牽制與顧忌太多，無法放手去幹；即使在國際會議席上，威爾遜亦不能暢所欲言，更談不到輕易作出承諾了，除非於近期內重新舉行大選。

至於英國目前的經濟情況，則更難使工黨政府樂觀。據專家非正式估計，英國在一九六四年一年的貿易差額與國際支付平衡（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的赤字高達十億鎊（約合二十八億美元），幾與英國全部黃金外匯的庫存相等。因此，近來國際間謠言頻傳，都說英鎊可能貶值，各方的持有者紛紛尋求脫手或向英倫銀行及各地的分支機構擠兌現金，致造成戰後英鎊最大的危機。最近，美國國家銀行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組織其他十國，以短期貸款方式，貸予英國三十億美元（約合十億鎊以上），這樣總算把英鎊的價值與信用勉強維持住。同時，威爾遜政府上台不久，為挽救英國此一經濟危機，亦被迫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把一切進口物資，除糧食、若干基本原料及生煙葉外，課以一五%的附加稅（Surcharge），其目的在於限制輸入獎勵輸出，以彌補貿易差額並緩和支付平衡的赤字。但，這

種以國家為本位的經濟措施，引起各方普遍的反對，即使「國協」國家與「自由貿易區」（EFTA）其他六國亦對英國是項措施大感不滿；尤其「共同市場」六國則更大聲譴責，指英國竟以犧牲別人的利益的方法來解救由英國人自己所造成的困難，如不儘速予以取銷，彼等將考慮採取報復性的行動。

### 會談的主要

此次美英會談，根據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以及各方的零星報導，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下述三大主題：

### 北約的核子政策

(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核子政策：有關「北約」組織核子武力的組成及其使用管制問題，無疑是此次美英會談的主題。自從美國提出「多邊核子武力」（MLF）計劃以來，這一問題已成為西方聯盟內部爭辯的重心。

所謂「多邊核子武力」計劃是艾森豪政府後期時形成的，由當時的國務卿赫特（Christian Herter）於一九六〇年時向「北約」提出。當時美國提出此一計劃的本意是用來對付蘇俄中程飛彈（IRBM）對歐洲的威脅。美國原可以其洲際飛彈（ICBM）駐留歐洲來對付蘇俄此一威脅，但若干歐洲盟國反對在其境內設立飛彈基地，它們懼怕這種基地一旦發生戰事將會招致蘇俄的砲火，尤其戴高樂總統更拒絕一切非法國控制的核子武器。因此，如果要成立一支能抵銷蘇俄中程飛彈威脅的力量，就必須考慮到不以「陸地」為基地的問題。適值當時美國發明了一種能裝置在潛艇上面的「北極星飛彈」（Polaris missiles），因而就形成了「MLF」這支水上武力的構想。根據美國的計劃，這一支武力是由二十五艘商船所組成的艦隊，每船裝有八枚「北極星」飛彈，船上的官兵水手則由不同國籍的人員混合組成，歐洲盟國可以分享對該核子武器的控制與使用的權力，而美國則保有最後的否決權。由於水手是混合國籍組成的，所以任何單獨一國都無法操縱每一船隻的行動，換言之，單

獨一國不能阻礙該武力的行動，也不能任意向該艦隊抽調船隻或武器，當然也不能對配屬於該武力的核子武器的使用或發射單獨作出決定。

自從美國提出「MLF」這一建議後，歐洲盟國的反應並不良好：法國斷然表示拒絕，戴高樂暗示不惜以退出西方聯盟並毀壞法德條約為威脅，如果「北約」接受美國所提的方案；西德原先極表贊同，但由於戴高樂的威脅，希望能在不開罪法國的情況下推進此一計劃；義大利則由於國內政局不穩，對此採保留態度；比利時與土耳其都公開拒絕此一計劃；英國工黨政府原先反對此一計劃，近來態度似有轉變，主張把此一計劃擴大為「大西洋核子武力」，包括空中、陸地及水上的核子武器在內，置於某種「多邊」形式控制之下。

至於英國的「大西洋核子武力」（ANF）計劃，其詳細內容一直都未經發表，直至威爾遜首相訪美歸來，於十二月十七日在下院答覆議員質詢時透露，始藉以獲知該英國計劃的輪廓：○這一支武力將包括：部份英國的重轟炸機（V Bombers，這是一種英國老式的原子轟炸機），那些在「北約」以外地區負有任務者除外（此暗示，英國仍將繼續保有部份的核子嚇阻力）；全部英國的北極星潛艇（三至五艘，在計劃建造中）與等量或更多美國的北極星潛艇；以及某種混合人員的貢獻。○英國反對美國水上混合艦隊的構想，同國籍的人員混合組成。據威爾遜表示，他在美國對此並未作任何承諾，而美國亦並未放棄「MLF」計劃。○「ANF」將由一個「單一的權力」（Single authority）在政治上予以控制，這個「權力」將與北約的理事會分開，所有參與國，包括非核子國家在內，對配屬該武力的核子武器的使用與控制享有決定權力，但美國與英國則保有否決權。○參加該武力的核子國家應保證，不把核子武器傳播給非核子國家；同時，非核子國家亦應保證，不要求獲得此種武器。威氏強調，這樣可使「ANF」不至於太富挑釁性，也不至於使核子武器繼續蔓延或傳播，並可以減少蘇俄方面的恐懼。

此次美英會談，對將來「北約」核子武力的組成究竟採取美國

的方式「MLF」或英國的方式「ANF」，沒有作出決定；但詹森總統顯已接受威爾遜首肯的意見，把成立此一核子武力的期限放寬，先由威氏與歐洲盟國展開商談。據悉，威氏已準備於近期內訪問歐洲，將與法德諸國討論此一問題。

## 遠東與東南亞

(二) 遠東與東南亞：此次美英會談，有關遠東與東南亞方面公開發表的消息不多，但在詹森與威爾遜所發表的簡短聯合公報中，則以很顯著的地位提到這一問題。在公報中，美英兩國重申其繼續維持遠東與東南亞和平的決心，並認為以軍事努力來支持東南亞合法政府有其必要，特別是越南與馬來西亞兩國，它們正在為抵抗外力的顛覆以保衛它們的自由與獨立而奮鬥。

其實，在東南亞方面，美英兩國顯然各有苦衷：

在美國方面：詹森總統自頗為美國以一種「殖民者」的姿態陷入越南這一尷尬的局面所困擾，其情況一如當時的韓戰一樣，進亦不是，退又不是。雖則美國認為，越南戰爭是世界性保衛自由的戰爭的一環，但由美國單獨負此重任，在心理與精神上不無「孤掌難鳴」之感。因此，在此次美英會談時，詹森總統把美國這一苦衷向威爾遜首肯訴說，希望英國能積極支持此一戰爭，至少亦須設法派遣象徵性的英國軍隊參加，這樣可使美英兩國的國旗共同在越南上空飄揚，以鼓勵當地的民心士氣。

在英國方面：威爾遜首肯於聽取詹森總統的訴說後，除在精神上對美國今日的環境深表同情外，終以英國本身的經濟困難與日益加深的馬來西亞危機為理由，對美國的「出兵」要求予以婉拒。威氏表示，英國目前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其實，以當時的實感，這可能對工黨以後的幫助很大；但主要還是由於工黨政府在國會的軟弱，使威氏不敢作此承諾。這是威爾遜首肯的難言之隱。但，在美英討論越南問題時，英國的輿論界，如：「衛報」（Guardian）及「經濟學人」（Economist）等，竟一反往日「怕事」

」的作風，認為美國的「出兵」要求值得考慮，甚至主張值得一試。這種情況是過去所沒有的，是一種新的轉變。

## 英國的經濟問題

(三)英國的經濟問題：談到英國的經濟問題，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依照英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來衡量，你可以說它「好」，也可以說它「壞」……

如果拿國民所得、工資、人民的消費或生活水準等方面來說，則除美國外，英國較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為高，正如保守黨在競選政綱中所指出的情況一樣：「你們從來沒有這樣好過」（*You have never had it so good*）。即使拿目前「國際支付平衡」的巨大赤字來說，在另一角度亦表示：英國的商業興旺，貿易發達，世界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不是正亦如此嗎？

但，如果從經濟的成長率、工業的生產率（productivity）、工商產品的競爭性（competitiveness）以及各部門工業的設備與管理（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s）等方面來衡量，加以在國際收支方面的巨額赤字而引起的英鎊風潮，則英國目前的經濟危機的確相當嚴重。這是威爾遜的工黨政府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雖則威爾遜在抵達華府機場時向記者表示，他此次美國之行不是「有所求」而來的。這顯然是一種外交辭令，言不由衷，威氏可能有意把此一問題沖淡。當然，英國的經濟積習已深，問題複雜，牽涉的範圍太廣，有些必須從觀念的革新着手，有些必須從根本的改革做起，這些都是英國本身的問題。因此，威爾遜對美國給予英鎊的大力支持表示謝意，並向美國解釋英國被迫暫時增加一五%的進口附加稅的原因外，此次美英會談則把問題集中在英國的國防經費上面。據英國方面指出：○英國的國防經費每年平均約為二十億五千萬鎊（約合六十億美元），約佔全英國民生產總值7%。這一比例，除美國外，是其他西方盟國之冠。○在這六十億美元的軍費中，其中十億用於海外防務，包括駐西德英軍的開支在內；另外將近十億則用於發展英國的核子武器。由於海外的防務費用涉及外

匯，故對英鎊的影響很大；外匯頭寸短缺是造成英鎊不穩的主因。

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對英鎊的援助，雖暫時把英鎊穩定下來，但這必竟是一種救急性的短期貸款，不是治本的辦法。英國本身除在其他方面自作努力外，此次威爾遜首相華府之行，顯然希望在國防經費方面能獲得盟國的諒解，尤其是美國的諒解。工黨政府希望：○設法節省英國的國防開支。這將涉及兩個問題：「北極星潛艇」的建造與西德的駐軍問題。前者原係「拿騷」協定規定，由英國自行建造「三至五」艘是項潛艇，並向美國購買「北極星」飛彈，目前英國顯然希望把這一問題與「北約」的核子武力問題合併討論；後者則希望由西德負擔全部的經費，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彌補。○美國增加對馬來西亞的軍經援助。○擬議中的印度洋的軍事基地，由美國負擔全部經費。

## 結論——西方的新動向

從上面對此次美英高層會議的觀察與分析，我們可以答出下述數點結論，並藉以說明西方今後的新動向：

(一)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此次美英高層會議與過去所有的美英高層會議不同，尤其與一九五七年艾森豪與麥米倫的「百慕達會議」及一九六二年甘迺迪與麥米倫的「拿騷會議」不同。前兩次會議先後達成了所謂「百慕達協定」（Bermuda Agreement）與「拿騷協定」（Nassau Agreement）。前者是美英兩國實施軍事科學與技術合作的開始，包括交換核子祕密情報在內；後者則是促使英國中途放棄「天矢」（Sky-bolt）飛彈而由美國供應「北極星」飛彈，並決定以「MLF」來改組「北約」核子武力的導因，有些人甚至說，法國所以否決英國進入「共同市場」並與北平匪偽政歐洲盟國繼續商談，沒有片面作成決定。足證今後有關西方的重大

決策，已不能像過去一樣，可以由美英二國予以決定；歐洲國家的地位，特別是法德二國的地位，已大見增強。

(二)英國的地位日見式微。大英帝國的沒落與英國地位的日見式微，這一情況由來已久，從兩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力量的崛起可以看出。雖然如此，過去在西方世界，美英兩國在表面上是處於同等地位的，例如前兩次美英高層會議都選擇在美英兩國本土以外的地點舉行，誰也不遷就誰。但，現在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英國已不再為這種表面的虛偽而爭了，威爾遜在大選不久前會訪美，當選後立即再度訪美，而且在二月間將三度訪美。這表示，英國顯然已退居二等強國的地位，沒有與美國分庭抗禮的雄心了；泰晤士報社論亦公然鼓吹，今後英國應面對現實，努力作爲第一流的二等強國而奮鬥。

但我們必須指出，英國的地位雖今非昔比，過去英國人牽着美國人鼻子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過，在今日所有西方國家中，能真正影響美國的仍是英國，這一點我們不可忽視。

(三)西德力量的崛起。從此次美英會談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西德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日見提高，其影響力亦在不斷擴大中。西德是「北約」裏面，除美國外，出錢出力最多的國家。此次美英討論「北約」核子政策時，詹森總統公開表示，美國提出「MLF」的用意有二：①滿足「北約」小國對核子武器的管制與使用分享決定的權力。②滿足西德的平等要求，使對核子武器的管制與使用與「北約」其他國家處於同等地位。

因此，可能由於西方在核子武器與冷戰上的優勢地位，今後西方可能在解決德國問題方面採取主動；而且加以西德在經濟與政治上對東德的吸引力，很可能會造成一種形勢，迫使蘇俄無法阻擋德國的統一。

(四)對美國來說，此次美英會談顯示，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美國在歐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將是：英國是否願意與西德及其他歐洲國家合作，建立一支「北約」的核子武力問題。威爾遜如果在這方面與西德談妥，則他將冒着與工黨左派疏遠的危險，這批單方面裁軍(CND)與中立主義者在工黨的「三一七」席中約佔「八

○「席；萬一威爾遜不願冒此危險，拒絕與美國合作去推動「MNF」或「ANP」，那末此後將證明，美國要想在這方面與歐洲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難的。一個法國，美國或可暫時不顧；再加上一個英國，那無異意味着西方聯盟的解體。

因此，爲了「北約」的核子武力問題，美國可能面臨這樣一種困境：單獨與西德作雙邊安排(bilateral arrangement)；或可能由於西德基督教民主黨內部親法派與法國的壓力，使西德傾向戴高樂。第一種情況將遭遇英法共同的反對，第二種情況則將使戴高樂「第三勢力」的計劃更跨進一大步。

總之，目前美國在歐洲方面所引起的問題與困難，可以歸結到「英國的軟弱」——英鎊在經濟上的軟弱，工黨在政治上的軟弱。因此，我們可以連想到，英國可能在其經濟情況略趨緩和時，再度舉行大選。

(五)近來，西方國家內部雖對「北約」的核子武力問題產生很大的歧見，但此次美英會談，詹森總統與威爾遜首相都一致同意：蘇俄對歐洲的威脅已經不如過去嚴重，今日歐洲的情勢較過去任何時期緩和。因此，美英兩國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遠東與東南亞方面，尤其是共匪舉行核試爆後在這一地區所引起的緊張局勢。這一形勢的轉變是戰後以來的第一次，特別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這並不是說，西方國家或美國已經一改其過去「重歐輕亞」的作風；而是客觀情勢迫使美英諸國不得不如此。因爲「北約」組織已經在歐洲產生穩定作用，使蘇俄不敢在歐洲冒險；而亞洲則沒有這種穩定因素，雖有「東南亞公約」組織的設置，亦形同虛設，匪視同無物。因此，西方可能要在這一地區作新的部署。例如，威爾遜首相已經發出呼籲，要在印度洋設立美英共同軍事基地，以便阻遏共匪勢力擴張的政策，必將較前更爲一致。因此，我們如能掌握此一新的有利因素，密切與美英諸國配合並加以運用，可能爲我國的「反共復國」開拓新的機運。

偽人代會與共匪

遠懷

職務。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元月四日，共匪在北平召開偽「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本屆選出的偽代表共三千零四十名，除死亡三名外，實有三千零三十七名。出席本次會議的代表為二千八百四十八名。與上兩屆一樣，這三千多名偽代表，從毛澤東、劉少奇諸匪首直到「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長，都是匪黨與偽政權中央以至基層組織的工作人員，以及被評定為忠貞可靠、並在生產或其他活動中成績優異的「積極份子」。

以此次會議所決定的偽國務院人事作一統計，它的一名總理、十六名副總理、六個辦公室主任、七十一個部會與直屬機構首長中的六十三個首長、四十六個部會的六十六名副首長，都是偽代表。二十七個省市偽首長中除西藏的班禪外，全部當選，偽副省市長中當選的有九十五名，從省市各機關及省市以下各級偽政權選出的代表更多。其他則來自各級匪黨與青年團組織、偽政權所管轄的工廠、學校、各種企業與文化機構。一百二十名匪軍代表，包括匪軍各軍種的將領與政治工作人員；三十名華僑代表，更多的是任職於偽僑務機構的匪幹。

依據現有不完整的資料，偽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為匪黨黨員或青年團團員，非黨代表中又以「積極份子」為數較多，各附庸黨派與黨外知名之士較少。後者以當選人數較多的三省市而言，廣東在總計一百六十名代表中有八人，上海在一百四十名中有七人，北平在一百零一名中有四人。而黨外偽代表又大多數在偽機關擔任。

作為偽政權最高立法機關的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乃是由于匪黨為主幹的各級幹部所組成，而每年一次的偽人代會例行會議的三項議程為：（一）聽取、討論及通過偽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二）選舉及決定偽中央政權的人事；（三）審定一九六五年總預算的「初步安排」與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這一歷時十五天半都用在聽取及討論周匪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年度總預算與經濟計劃，以往例會是由主管部門分別報告，這一次則併入周匪報告之內，沒有單獨提出。討論周匪報告的時間祇有九天半，其中三天分組討論，六天半大會討論，大會討論時共有二百八十個偽代表發言，內中有政治、軍事、經濟及外交的十三個補充報告。

周匪報告花費兩個下午的時間，至少有六、七萬言，但遲至十二月三十日始由匪新華社發表的報告摘要，還不到一萬八千字，原文大部份已經刪除。十三個補充報告有的祇披露極其簡略的要點，有的連要點也隱祕不宣，僅謂某人曾就某一部門的工作發言。元月四日通過的關於周匪報告的決議，除了授權偽人代常委會審查一九六五年的總預算與上年決算外，其全部內容不過是周匪報告已公開部份的「袖珍版」。這次會議與共匪遭遇經濟困境後召開的上兩次例會一樣，對外實行新聞封鎖，僅將一些可以公開及必須向大陸人民有所交待的情況，公諸於世。

周匪報告承認一九五九至六一年的經濟危機，是由嚴重的自然灾害、共匪施政的錯誤與蘇俄斷絕援助所造成，並透露一九六一年開始的經濟恢復計劃，係以恢復一九五七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生產水準為目標。

周匪估計一九六四年糧食、棉花及其他數種農牧作物的產量，已超過一九五七年。最近四年來，共匪以糧為綱，全力經營農業，周匪報告說：以去（一九六四）年與一九四七年相比較，拖拉機台數增長四倍，排灌設備的馬力增長十二倍，農村用電量增長廿二倍，化學肥料增長兩倍以上，這些數字若非過分誇張，對恢復農業生產當有助益，加以去年產糧區的自然災害較過去五年為輕，糧產量比一九六三年的三千三百億至三千五百億斤增產二百五十億至三百億斤左右，即接近、相等或稍稍超出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億斤，可能性很大。

棉產量超過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萬擔，則難令人置信。一九六三年的棉產量估計在二百五十萬擔左右，六四年的棉田播種面積僅六千八百萬畝，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二千萬畝，主要產棉區在苗期有寒流及陰雨成災，後期又遭蟲害，棉產量縱使比上年略有增加，絕難達到一九五七年的水準。

共匪農業生產尚未能完全恢復一九五七年的水準，但在此七年間，大陸人口至少已增加五千萬人，生產的恢復遠不足適應人口消費的需要。共匪近兩年來雖提倡晚婚及厲行節育，惟人口增長的壓力，起碼在短時期內仍難望解除。一九六四年共匪又購買外糧六百萬噸，今年可能再購進五百萬噸以上。

周匪預計一九六四年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將有「很大的增加」，鋼、石油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將較一九六三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這有些是可以採信的，有些則過於誇大。

共匪自一九六一年起實行工業大緊縮政策，將重點放在經營支援農業的工業、國防工業，為外銷及供應大陸市場最迫切需要的若干輕工業。在工業大調整以前，共匪每年列入計劃指標的主要工業

品有四十六種，而近幾年來，提出作比較的主要工業品則祇有十餘種。在這十餘種共匪集中力量經營的工業品中，石油生產由於大慶油田的發現，增加較速，去年可能達到七百萬至八百萬噸，但仍難自給自足，高級石油主要還仰賴輸入。化肥產量估計在四百萬噸以上，惟較一千萬噸的最低需要量還相差甚遠。地方機械工業有一半以上已轉向於生產供給農業使用的機械及農具，拖拉機生產有較大增長，可能已達一萬五千台。鋼產量可能恢復或略為超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二十四萬噸。

共匪自開放農村市場及家庭副業，副食品的供應量已較前充裕，但周匪報告所說「同一九五七年比較，一九六四年供應的豬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長百分之三十以上」，則屬欺人之談。綜上所述，共匪之經濟狀況較諸前五年已見好轉，但還沒有渡過恢復期。是以周匪報告所提一九六五年的經濟計劃，農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五左右，工業增加百分之十一左右，其目標仍在完成恢復時期經濟調整的末了任務，並為預定明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做好準備工作。

周匪報告透露共匪的經濟政策，今後將繼續依循恢復期制定的緩進路線，置農業於首要地位，工業則仍着重支援農業的工業、國防工業及若干輕工業。此次偽國務院改組，繼去年增設第五、第六兩個機械工業部（偽部長由匪砲兵及海軍高級將領擔任），又增設第七機械工業部，由匪空軍副司令員王匪秉璋任部長，顯示共匪益重視發展軍事工業，包括發展核武器及其投射工具在內。如此勢將使其已感窘困的財政益增負荷，並嚴重障礙其經濟狀況的繼續改善。

共匪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仍在農業，而農業問題的癥結，除了人口的壓力，及因自然災害的影響無法控制而使農業生產難以穩定，更重要的是，共匪無法覓致既維護集體制度，又能鼓舞農民生產熱忱的兩全方策。有限度恢復私有經濟的退却政策，對刺激農民生產情緒固有裨益，但農民因而將大部份的勞力與時間用於經營自留地及家庭副業，或棄農经商，荒廢集體耕作，進而以行動爭取擴大自留地與家庭副業，甚至串同或壓迫當地匪幹實行「包產到戶

」，追求更多更大的自由，從而使集體經濟大受損害。一九六二年  
起，共匪逐漸加強管制，限制並縮小農民私有經濟的活動範圍，取  
締其超越限度者，繼而又採用土改時期清算鬥爭的殘酷手段，對不  
受約束的農民橫施鎮壓。但仍難遏止這一股追求自由的洪流。共匪  
不致遽而放棄退却政策，惟周匪報告已暗示對此將作若干修改，並  
暗示修改的目的在鞏固集體制度，故所謂修改，不外加重對「小自  
由」的限制、取締與鎮壓。這樣一來，又必挫傷農民情緒，使農業  
生產蒙受不利影響。

## 三

周匪報告及有關政法部門的幾個補充報告透露，自一九五九年  
起，因經濟危機引發政治危機。周匪報告說：「被推翻了的地主、  
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强大而有力量的。  
……同時，在社會上，在黨政機關、經濟組織和文教部門中，  
還會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新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其他  
新的剝削份子。這些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其他剝削份子，總是要  
從上級領導機關中尋找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新的和舊的資產階  
級份子和其他剝削份子總是結合起來，反對社會主義，發展資本主義。」而「在我們的社會上，還存在着沒有改造好的和暗藏的反革  
命份子以及其他壞份子，他們總是要進行各種公開的和隱蔽的破壞  
活動。」報告接着說：這些「階級敵人」在共匪經濟遭遇「暫時困  
難」的時候，「又一次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

偽最高法院院長謝匪覺哉與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匪鼎丞的工作  
報告，都提到在以往五年間，大陸的反共抗暴運動極為熾烈。元月  
五日，匪「人民日報」為偽人代會議而作的社論也說：無論是在農  
村、都市、公社、工廠、機關或學校，都有「各種牛鬼蛇神的種種  
陰謀活動」。張匪鼎丞的報告雖謂，一九六四年的反共案件較上年  
已減少百分之卅四，且為偽政權成立十五年來發案率與逮捕人數最少  
的一年，但證諸這一年的共匪地方廣播，仍有安徽、雲南、湖北、  
湖南、福建、廣東、四川、青海、西藏、陝西、浙江等十餘省的匪  
偽當局與軍事或公安部門指令所屬嚴防反共破壞活動，從大陸各地

包括上述各省及新疆、上海、山東、廣州、廣西、江西、河南、貴  
州各省市以至東北地區，並不時傳出有各種抗暴事件與反共游擊隊  
活動的消息。抗暴的方式從在通都大邑的公共場所散發反共傳單，  
到罷工、龍耕、搶糧、縱火、破壞交通與工礦設備，以至武裝起義  
，更形靈活而多樣化。

這一爭取自由的運動，主要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民間的自發行  
動，農民要求擴大自留地、家庭副業與自由市場，恢復個體經濟；  
知識份子，附庸黨派與工商業者，抗拒共匪的洗腦與嚴格控制，要  
求改變即放寬旨在禁錮及役使他們的統一戰線政策；少數民族人士  
則「頑固地反對社會改革」（周匪報告），要求保留他們的傳統文化、  
經濟活動與宗教信仰的自由。周匪指摘少數民族人士「甚至同  
帝國主義者、外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以及國內反革命份子勾  
結起來，進行罪惡的活動，以至發動武裝叛亂」，這主要指的是新  
疆及西藏。

另一方面，在匪黨及偽政協內，如周匪報告所透露，有「不少  
人」主張改變現行的「公社」、經濟、軍事、民族、統戰與對外政策，  
因而與當權的激進派發生劇烈爭執。爭執的焦點在於：主張改變的人們認為經濟退却政策既已行之有效，即應順應民間的要求，循此方向繼續放鬆，並推廣至經濟以外的其他方面。這批人並主張，  
改變對外的強硬政策，放緩推行暴力革命的步伐，與蘇俄重修舊好。  
當權派則堅持經濟退却以已實行者為極限，對超出限度的自發傾向，要嚴加制止，並不同意將經濟退却延伸至其他部門，這一派對外則堅持強硬政策及反對修正主義。除周匪報告對變革論會加抨擊之外，賀龍、烏蘭夫、劉寧一三匪並特就軍事、民族與對外政策的爭執作專題報告，批判緩進論，郭匪沫若在偽政協會議上則着重批判統戰政策的右傾傾向。一向主張緩進的李維漢（匪黨統戰工作部長）、鄧子恢（匪黨農村工作部長）二匪，又在此次偽政權改組中同遭整肅，足見爭執的激烈，並顯示激進派已佔上風，匪黨右翼迄未形

成足與毛劉當權派相抗衡的强大勢力。

一九六二年九月，匪黨十中全會決定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反擊「階級敵人」的進攻。兩年零三個月後，周匪在僞人代會議上宣稱：共匪僅僅是「煞下了」這一反共的政治風暴。僞人代會議並依據周匪報告，決定以繼續推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對內施政的重心，俾「根據社會主義的徹底革命的原則，在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四個方面進行清理和基本建設」，並防制反共活動。足見情況仍極嚴重，共匪的對內政策將益趨嚴緊。

周匪宣佈在匪黨內外知識界已進行了八個月之久之整風運動，還要持續下去。這次整風受打擊的有匪黨理論家楊獻珍、馮定，史學家周谷城，作家邵荃麟、歐陽山，音樂家李凌等人，共匪所加諸像一九五四年的「胡風事件」，演變為對知識界的大整肅。陸定一（匪黨宣傳部長，僞國務院副總理）、蔣南翔（匪黨候補中委，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匪黨激進派的新起健將）二匪之接替老邁的沈雁冰及楊秀峯出長僞文化部與高等教育部，即在加強對知識界的鬥爭。

周匪報告顯示，共匪對各附庸黨派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份子」，將繼續維持「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政策，但將側重鬥爭的一面。各附庸黨派必須「逐步改造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一切拒絕接受改造，從事「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黨派及個人，將予整除。

周匪宣佈班禪已遭整肅，其罪狀為「領導西藏的反動農奴主集團，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已知受株連的有僞日喀則專區專員詹東·計晉美。另一西藏政教領袖，逃亡印度多年的達賴，也以「叛國」罪同遭整肅。

共匪近數年來經營西藏，在交通郵電建設、發展匪黨團組織及培養藏族幹部等方面，雖然頗有成就，但重要政策如農牧業互助運動，選舉及成立僞西藏自治區等，由於阻力過大，推行極不順利。去年九至十一月間，僞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舉行長達四十八天的擴大會議，清算宗教界與藏人中反共勢力，班禪即是在這一會議中受到

圍攻，會議並決定今後施政的總任務，在繼續推展正在進行中的反對「封建勢力復辟」及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可見情勢已十分嚴重。共匪之整肅班禪，即在排除反對勢力，以免釀成如一九五九年拉薩革命的巨變。但是達賴與班禪相繼叛離後，共匪已喪失可為其收拾西藏人心的偶像，其對西藏的統治將益增困難。

僞政權此次改選，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三者都連任原職，惟三者以下的人事有不少更動。更動的原因在整除異己，促進新陳代謝及適應政策的需要。整除異己一為清理「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舊案，彭案中尚在僞政權保留職務的要犯，如僞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懷、習仲勳（兼祕書長），僞國防委員會委員黃克誠、洪學智、譚政諸匪，此次已被徹底清除。二為整肅這一次政爭中反對勢力的主將，如李維漢、鄧子恢二匪。新起的如僞國務院副總理柯慶施、陶鑄、謝富治，為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康生、李雪峯、李井泉、劉寧一（兼祕書長）諸匪，都是近年來活躍於僞政壇的毛劉親信。這些年事較輕的毛匪信徒被提升，說明毛匪正在致力培植他的「革命接班人」。

周匪報告吹噓其外交成就，謂已與五十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與一百二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有經濟及文化聯繫。報告顯示共匪的對外態度益趨強橫，此在其核子試爆後即然。實則共匪年來對歐、非兩洲的外交雖有進展，但尚不足扭轉因與美俄對立而造成的不利態勢，核試對共匪對外關係的影響，也是利弊互見，共匪的國際處境依然是相當困難。

周匪報告充滿反美的噪音，指諭美國是「有史以來最狂妄的侵略者」，宣佈共匪今後的主要鬥爭鋒芒，仍然是指向美國。報告並重申以美國撤離台灣，為改善美匪關係的先決條件，共匪對美國的極端敵視態度，無絲毫改變的跡象。

在周匪報告摘要的對外關係部份，提到匪俄關係的還不足兩百字，其用語溫和而含蓄，暗示要想重修舊好，俄方必須改正黑魯曉夫的過錯，並就邁向和解之途採取主動。周匪復謂願盡力與蘇俄保持正常來往，即避免決裂。然而，僞人代會議涉及匪俄關係的其他補充報告及發言，則堅決表示不與「修正主義」妥協，又指責蘇俄保在新疆從事顛覆活動，遠較周匪報告激烈。即以周匪所暗示的和解條件而言，據去年十一月廿一日出版的匪「紅旗」雜誌所列舉的黑魯曉夫罪狀，也就是要俄共改正的過錯，包括清算史達林、對內對外探行修正主義路線，君臨共匪與各共產國家，與阿爾巴尼亞絕交及與狄托修好等十二項，大部份都不是俄共所能接受。而共匪又不能犧牲立場，遷就蘇俄，故匪俄間無根本和解的希望。

周匪報告說：共匪本年內即可償清對蘇俄十四億六百萬新盧布的欠債，並強調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但又暗示接受俄援的條件爲：蘇俄應援助共匪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共匪不願參加或接受共產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的約束，復暗示應收此一組織，或依照共匪的構想改組此一組織。共匪並可能要求蘇俄援助其發展核武器。蘇俄之渲染蘇俄顛覆新疆，似暗示對解決邊界問題，要蘇俄有所讓步。其外，共匪已一再表明，欲協調雙方對外行動，首要蘇俄一如共匪的強烈反美及支援暴力革命，這都是蘇俄無法接受的，因之，俄共與若干歐洲共黨欲謀循黑魯曉夫與狄托修好的途徑，即是從改善實質關係及協調對外行動着手解決匪俄糾紛，由於共匪的索價過高，也遭遇阻難。

不僅如此，黑魯曉夫下台後匪俄論戰停息僅一個多月，十一月下旬起又漸趨熾烈。俄共抨擊左派共黨的暴力革命路線及其在蘇俄早年推行失敗的公社政策，用以影射共匪，共匪則擇刊阿共及日共所答辯。元月十八日匪「人民日報」轉載英共執委會的決議，主張再推延國際共黨大會的籌備會議，直至各主要共黨對開會日期商獲協議爲止。足證共匪對已展期至三月舉行的籌備會議，仍持異議。

據此推斷，匪俄及若干國家共黨雖正爲覓取緩和雙方衝突的可行方案，作幕後衝折，但成功的可能性極少，匪俄關係今後仍將維持打談談的僵持狀態。

在與美俄對峙局面下，周匪報告顯示的共匪對外動向，還是着重在向所謂「中間地帶」謀求出路。對亞非及拉丁美洲，周匪一面揚言將加緊製造戰亂，輸出革命，一面聲稱將擴大對外援助，即更注力於年來在非洲行之有效的收買政策。共匪將同時強化對這三個地區的和平外交與暴力顛覆，以擴張其勢力範圍，其目標在組成與美俄相鼎立的第三勢力。共匪的擴張重點仍放在東南亞及非洲，但對拉丁美洲的滲透活動已告增強。

周匪重申對美國擴大寮越戰爭決不坐視。元月十三日，共匪復就韓國擬派二千名非武裝部隊援助越南一事發表聲明說：美國若繼續擴大越戰國際化，共匪將考慮採取行動。十七日，匪「人民日報」恐嚇美國，若繼續轟炸寮共的補給線，則「南越所發生的事件，將會在中南半島的其他地區重演」。作爲共匪應聲蟲的東埔寨元首施亞努，更謂各國有權以軍事援助越共。此外，共匪已加強華南地區以至北越與寮共區的空防，並派機巡邏東京灣與北越的上空。益以共匪與印尼的勾結更形密切，印尼退出聯合國，共匪力予聲援，元月廿三日，印尼外長蘇本照率領包括陸海空將領在內的四十餘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問北平，行前並吐露其目的在商討共匪的軍事與經濟援助。雙方更將合力加緊對馬來西亞的滲透顛覆活動。東南亞的局勢將益趨緊張。

周匪重申願等待以談判解決匪印邊界糾紛，但堅持既定立場，決不退讓，共匪對印度仍採取延政策。印度對共匪的核子試爆深懷警懼，近月以來，匪印一再互控對方侵犯其領土領空，元月十三日，印度國防部發言人復指共匪正在北部邊境集結大軍，其兵力較一九六二年秋季爆發邊境戰爭時尤多。匪印關係在繼續惡化中。

共匪披露的周匪報告摘要，對其與所謂「第二個中間地帶」的關係，極少敘述，實則共匪正以貿易爲餌，積極推展對西歐與日本的統戰攻勢，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共匪已先後與義大利及奧地利的達成互設民間商務代表團的協議，義大利等國並有正考慮與共匪的關

交的傳說，共匪今後對西歐的活動更將加強。匪日關係方面，周匪報告指責日本政府對共匪持不友好態度，為匪日關係製造困難，但措辭已較前緩和。去年十一至十二月間，匪報曾猛烈攻擊日本「敵視」共匪，並一度中止貿易談判，惟未採過激行動。一九六五年化肥與鋼鐵貿易合同，已於十二月初在東京簽字。嗣後，共匪又攻擊日本首相佐藤在訪美期間的反匪言行，但另一方面，共匪於元月十一日通知日方，歡迎日方的三名貿易聯絡員前往北平，使去年四月高崎達之助辦事處與廖匪承志辦事處互派貿易聯絡員的協議，得以實現。日本政府則已批准以第二所維尼龍工廠售予共匪。共匪是以兩面政策，因應日本對共匪的兩面政策，採累積方式逐漸增進匪日間的勾結。

周匪報告重申反對「兩個中國」，除非聯合國排我納匪，共匪不與之發生任何關係。在此以前，共匪曾謂在其入會前拒絕參加裁軍會議，並不對聯合國承擔任何義務，顯然在藉核力試爆作政治勒索。印尼退會後，共匪更對聯合國大肆抨擊，元月十日一天內，匪「人民日報」發表四篇文字攻擊聯合國，誣指聯合國「早已淪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一個侵略工具」，並謂聯合國應依據亞非國家的意愿徹底改組。元月二十四日，周匪恩來更倡組一個新的「革命的聯合國」，以與聯合國相對抗。此為聯合國成立二十年來，所遭受最激烈攻擊。年來共匪積極推展對外活動，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為進入聯合國鋪路。現在之攻擊聯合國，則是共匪以退為進，向聯合國遂行其政治敲詐的另一種手法。

## 從偽人代會議看偽政權人事變動

· 張敬文 ·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今年一月四日，共匪在北平召開了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這一次會議除了聽取周匪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外，主要是選舉偽政權的主席、副主席、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正副委員長和常務委員；任命偽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和各部部長；以及任命偽國防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委員。現在根據共匪公佈的資料，偽政權的主席仍由劉匪少奇連任（副主席仍由宋逆慶齡與董匪必武連任）；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仍由朱匪德連任；偽國務院總理仍由周匪恩來連任。這顯示匪偽政權的「三頭馬車」並未有所改變。但是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構成、偽國務院副總理和各部部長的人選，以及偽國防委員會的構成，經過這一次會議

却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需要我們對它進行必要的分析。  
對匪偽中央政權新的人事構成進行分析，不能沒有着眼點。然則我們的着眼點在那裏呢？第一、看一看在匪黨的高級幹部中，有那些人被整肅了；第二、看一看共匪的統戰政策，有沒有發生變化？第三、看一看共匪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有沒有在這次的改組中反映出來；第四、看一看在這一次的改組中，有那些值得我們注意的共匪的重要動向？

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一共分為三部份：（一）對偽第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分析；（二）對偽國務院的機構與人事的分析；（三）對偽國防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分析。

## 一、對偽第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分析

依據偽憲法的規定，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一個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四年，每年開會一次。在大會休會期間，則由大會選出的常務委員會代行大會的職權。由此可見，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設的常務委員會，在匪偽政權系統中居於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對偽第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進行分析以前，我們有必要先對共匪這一次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的選舉，作一個概括的考察。

共匪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的選舉，是於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在偽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先後進行的，計共選出偽代表三千零四十名，比上一屆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增加了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即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弱。大家知道，共匪偽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代表是在四十八年選出的，到了去年已經經過五個年頭。在這五年中，匪區人口可能有一些增加，但是決不會增加得太多，因此共匪這次把偽代表的名額擴大一倍半，絕對不是由於人口的膨脹，而是另有其政治作用，這就是依照其所標榜的所謂「階級路線」，儘量強化和擴大匪偽政權的羣衆基礎，以求得匪偽政權的鞏固。這樣，我們就發現這次新選出的偽代表，一般以工農「勞動模範」或「先進生產者」為最多；其次為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此外，偽婦女代表也由上屆的一百五十名增加到本屆的五百二十一名，增加了差不多兩倍半。共匪的統戰政策，原係以所謂「工農聯盟」為基礎，由此可見，這一屆偽全國人代會代表的選舉，便是着重在擴大和加強這一個基礎。

現在讓我們對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選出的常務委員會進行具體分析。共匪偽第二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除委員長一名外，包括副委員長十六名，常務委員六十二名。這一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除委員

長一名外，則包括副委員長十八名，常務委員九十六名。這就是說，和上屆比較，這一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增加了兩名，常務委員增加了三十五名。其中常務委員的增加，在百分比上雖然不能和偽代表的增加相等，但也在原來數目的一半以上，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上一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十六名，包括林伯渠、李濟深、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賽福鼎、程潛、班禪、何香凝、劉伯承、林楓諸匪逆。這一屆副委員長十八名，包括彭真、劉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黃炎培、陳叔通、李雪峯、徐向前、楊明軒、程潛、賽福鼎、林楓、劉寧一、張治中、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諸匪逆。拿這兩個名單加以比較，可以指出下列幾點：

(一) 上屆副委員長本屆留任的有郭沫若、彭真、劉伯承、何香凝、黃炎培、陳叔通、程潛、賽福鼎、林楓等匪逆九名。

(二) 上屆副委員長本屆未留任的有林伯渠、李濟深、羅榮桓、沈鈞儒、李維漢、達賴、班禪等匪逆七名。其中林、李、羅、沈四名匪逆死亡，達賴逃亡印度，只有李匪維漢和班禪未繼續留任係由於遭到整肅。

(三) 新任的本屆副委員長有李井泉、李雪峯、康生、徐向前、楊明軒、劉寧一、張治中、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等匪逆九名。其中楊逆明軒係以偽民盟主席之地位，遞補沈逆鈞儒缺；張逆治中係以偽民革副主席之地位遞補李逆濟深缺；阿沛·阿旺晉美係以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地位遞補班禪缺。李雪峯、康生、徐向前、劉寧一、李井泉五匪中有三匪遞補林伯渠、羅榮桓、李維漢三匪缺，而偽民促副主席周逆建人則係遞補達賴缺。換言之，共匪本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副委員長所增加的兩個名額，都是匪黨黨員。

綜合上面的分析，在上屆的副委員長中，匪黨黨員與非匪黨黨員是八與八之比；而本屆則為十與八之比。但這個表面的數字，還不能真正說明匪黨黨員比重的增加，因為像楊逆明軒、周逆建人這樣的人，可能都已取得匪黨的黨籍。

在分析了本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構成之後，需要對班禪和李維漢的遭受整肅略加論證。班禪的遭受整肅，已為周匪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所證實。罪名是領導西藏的上層份子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因此這一次他連偽代表也未被選上，而只在偽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中保留一個委員的位置。至於李匪維漢的遭受整肅，則是在執行共匪的統戰政策上犯了錯誤。郭匪沫若在他對偽政協的報告中提到，在偽政協內部，曾經發生過一部份人主張「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的支持和援助要少」）、「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以及拒絕繼續改造等錯誤，周匪恩來在他的報告中提到統一戰線上的投降主義，可以說明這一點。大家知道，李匪維漢是匪黨中央的統一戰線部部長，他擔任偽人代會常務委員長和偽政協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在這兩個機構中推行共匪的統戰政策。可是現在他不但在偽人代會中被解除了副委員長的職務，而且在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中也被解除了副主席的職務，而只保留一個偽人代代表和偽政協委員的頭銜，這就充分證明他確實是被整肅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構成。上文指出，和前屆常務委員相比較，本屆常務委員一共增加了三十五名。在這三十五名中，已經確定是匪黨份子的二十名；是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十五名。這和共匪在本屆偽全國人代會代表的選舉中大量挑選工農「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和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充任代表的方針是完全吻合的，因為在共匪心目中，他們就是工農羣衆的代表，而把工農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放進常務委員會，不會起什麼作用。這樣，由他們工農羣衆的代表來越俎代庖，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具體分析偽人代會上屆常務委員和本屆常務委員名單，可以提出下列五點：

(一) 匪黨黨員在上屆擔任常務委員，本屆升任副委員長的有劉寧一、李雪峯、徐向前三匪；上屆擔任常務委員，本屆不再擔任常務委員的有劉格平、劉瀾濤、汪鋒、張啓龍、張潤天、馬明方六匪

(其中張匪聞天可能已被整肅，因其人久未公開露面，又在本屆偽代會選舉中落選)。這就是說，在上屆常務委員中，一共有匪黨黨員九名出缺。

(二) 非匪黨黨員在上屆擔任常務委員，本屆升任副委員長的有楊明軒、張治中、周建人三逆；上屆擔任常務委員，本屆不再擔任常務委員的有陳嘉庚（死亡）、馬敘倫、馬寅初、高崇民四逆。這就是說，在上屆常務委員中，非匪黨黨員一共有七名出缺。

(三) 本屆新任的常務委員，經已查明確屬匪黨份子的一共二十九名。他們是馬純古、王世泰、區棠亮、孔原、錢瑛、曾志、古大存、帥孟奇、劉亞雄、劉瀾波、韓光、李延錄、楊之華、楊至成、楊尚昆、栗裕、楊蘊玉、吳冷西、張經武、陳少敏、郭建、陳奇涵、范文瀾、林鏘雲、周禮、趙毅敏、徐子榮、徐立清、蕭勁光。其中除填補九名匪黨黨員遺下的空缺外，尚多出二十名，佔新增加的常務委員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

(四) 本屆新任的常務委員中，經已查明係自然科學家或工程技術專家的有十五名，他們是貝時璋（生物學家）、王淦昌（核子物理學家）、葉渚沛（冶金專家）、錢崇澍（生物學家）、嚴濟慈（技術科學專家）、吳有訓（物理學家）、張鑾（外科專家）、林蘭英（半導體專家）、林巧稚（婦科專家）、俞靄峯（婦科專家）、孟繼懋（外科專家）、趙九章（地球物理學家）、趙忠堯（核子物理學家）、梁思成（建築專家）、章第周（生物學家），佔新增加的常務委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三。

(五) 本屆新任常務委員中，不屬於匪黨份子亦非科學家的一共有七名。他們是謝南光、羅琼、李達、章士釗、曹孟君、莊希泉、羅叔章。他們所填補的恰好是上屆非匪黨黨員遺留下來的七個空缺。

根據上面的分析，共匪本屆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所新增加的三十五名常務委員，有二十名係匪黨份子，十五名係科學家。但是實際上匪黨黨員的數目，要比我們在前面所計算為多，如梁匪思成，他是建築專家，又是匪黨黨員，我們在這裏把他列為科學家（這只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不知道的可能還有）。此外，在七名不屬匪黨

份子亦非科學家的新的常務委員中，亦可能有幾個是尚未公開身份的匪黨份子。這樣說來，經過這一次改選，匪黨份子在偽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中的比重是大大地提高了。反之，非匪黨份子的比重則是相對地下降了。另一方面，共匪統戰的重點，亦就由偽民主黨派份子及其他份子轉向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了。

## 二、對偽國務院的機構與人事的分析

偽國務院在偽政權中居於中心的地位。因為根據偽憲法，偽國務院代表共匪的「中央政府」。我們如果拿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來衡量偽國務院，那末偽國務院就等於是民主國家政府中的內閣，這一次偽國務院的改組就等於是內閣的改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分析偽國務院人事的變動，應比分析偽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和偽國防委員會人事的變動遠為重要。

對偽國務院人事變動的分析，可以分兩個步驟來進行。即第一個步驟分析偽國務院副總理的人事變動；第二個步驟分析偽國務院各部會首長的人事變動。

在這一次的改組以前，偽國務院一共有十六個副總理，他們是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譚震林、陸定一、羅瑞卿、習仲勳等匪。經過這次改組，彭德懷、鄧子恢、習仲勳三匪去職，由柯慶施、陶鑄、謝富治三匪補充。而林匪彪在偽副總理的名次中原居第二位，這次則升為第一位而在陳匪雲之上。這些變化所顯示的意義，約有如下數點：

(一) 經過這次改組，彭匪德懷與習匪仲勳已被澈底整肅。因彭、習兩匪均未被繼續選為偽人代會代表。此外彭匪的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職亦被除名。查彭匪之被整肅，如衆所週知，係由於反對毛匪澤東之「三面紅旗」。而習匪的被整肅，則可能係由於支持彭匪的主張。蓋彭匪任第一野戰軍司令時，習匪任政委；彭匪任偽

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兼西北軍區司令員時，習匪亦任副主席兼政委，二人關係密切，因而習匪即在彭匪之反毛鬥爭中予彭匪以支援，從而亦成為毛匪整肅的對象。

(二) 鄧匪子恢在匪黨中所負的任務，係以匪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資格，領導匪偽政權的農業生產工作。但在共匪農業合作化初期，鄧匪即曾因「右傾思想」而遭受毛匪的批評。其在偽國務院中所兼任的農林辦公室主任一職，在五十一年亦為譚匪震林所取代。由此可見，這次鄧匪被解除偽副總理一職，應與其在執行共匪農業政策上發生偏差有關。但鄧匪之被整肅，與彭、習兩匪有程度上的不同。因鄧匪仍被選為本屆偽人代會代表；同時並被任為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三) 柯匪慶施、陶匪鑄與謝匪富治之被任為偽副總理，並非意外。因柯匪是匪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陶匪是匪黨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謝匪是偽國務院內務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長並兼任公安部隊司令員，均具有充任偽副總理的資格。不過謝匪的升擢，看起來比較快罷了。

(四) 林匪彪在偽副總理的序列中，躍居第一位，顯示其在匪黨中之地位，已凌駕陳匪雲之上。陳匪久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如非在意見上亦有與毛匪相左之處，即係患有不易療治的痼疾。

偽國務院各部、會首長的人事變化，有如下述：

(一) 吳匪正操由偽鐵道部副部長長期代理部長升任部長。原偽鐵道部部長滕匪代遠改任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二) 王匪秉璋任共匪新設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

(三) 陳匪正人由偽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改任共匪新設之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偽農業機械工業部名稱撤銷。

(四) 陸匪定一新任偽文化部部長。原偽文化部部長沈逆雁冰改

任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五) 蔣匪南翔由偽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升任部長。原偽高等教育部部長楊匪秀峯改任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六) 錢匪信忠由偽衛生部副部長升任部長，原偽衛生部部長李

以上的人事變化，顯示下列幾點意義：

(一) 蔣匪南翔與錢匪信忠由偽副部長被提升爲偽部長，具有選拔和培養所謂「革命接班人」的意味。

(二) 王匪秉璋係匪空軍副司令員，他被任爲新設的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說明該部係負責飛機的製造，並說明共匪正加強航空工業的發展。

(三) 新設之偽第八機械工業部應即爲原偽農業機械工業部之改稱。

(四) 陸匪定一以匪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任偽文化部部長，顯示共匪力求加強反對所謂修正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五) 滕匪代遠、沈逆雁冰、李匪德全（還有原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匪覺哉）在解除原職後均被改任爲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如非顯示一時無適當位置可資安插，或年事過高不宜再擔負實際職務，即顯示在工作中亦會犯過不同程度的錯誤。

綜上所述，這次偽國務院的改組所牽涉到的人事變動是不大的。毛匪澤東通過這次改組對高級匪幹所進行的整肅，幅度也是很小的，其所採取的手段也是比較溫和的。這說明共匪面對內部和外部的惡劣形勢，力求保持其上層統治機器的穩定，以免過多的人事變動對其整個政權產生不利的影響。

### 三、對偽國防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分析

共匪的偽憲法規定：偽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偽國防委員會主席。據此，偽國防委員會在偽政權中應係最高軍事決策與軍事指揮機構。但事實上共匪的一切軍事大權，均集中於匪黨中央軍委，偽國防委員會不過是一個徒具虛名的軍事統戰機構。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設想，偽國防委員會中之匪黨黨員，可能就是匪黨中央軍委的委員。因此，分析經過這次改組之後偽國防委員會中人事的變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偽國防委員會原有副主席十五名，委員九十九名，經過這次改組，副主席減爲十三名，委員增爲一〇七名。其具體的人事變動如

下：

(一) 偽國防委員會原有十五名副主席是彭匪德懷、林匪彪、羅匪榮桓、鄧匪小平、陳匪毅、賀匪龍、徐匪向前、聶匪榮臻、劉匪伯承、葉匪劍英、程逆潛、張逆治中、衛逆立煌、蔡逆廷錯、傅逆作義。其中羅匪榮桓、衛逆立煌已死亡。經過改組，彭匪德懷被整肅，羅匪瑞卿由委員升爲副主席。其餘人事無變動。

(二) 前任偽國防委員會委員，本屆不再留任者共有十五名。其中：羅匪瑞卿升任副主席。于逆學忠、陳匪賡、周匪保中、賀匪炳炎、馬逆鴻賓五名死亡。黃匪克誠因與彭匪德懷同黨，洪匪學智因在擔任匪軍總後勤部部長時犯錯誤，譚匪政亦因在擔任匪軍總政治部部長時犯錯誤，均被整肅。馮匪白駒（現任偽浙江省副省長）、黃匪正清（現任偽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韓匪練成（現任偽甘肅省副省長）因由軍轉政被除名。僅萬匪毅（匪軍砲兵副司令員及偽國防部裝備部部長）、鄧逆錫侯除名原因不明。可能萬匪亦犯有錯誤，鄧逆繼續留任已不起任何統戰作用。

(三) 偽國防委員會此次新任命的委員共二十三名，其中有十三名係補前任遺缺，八名係新增名額。這二十三名委員的姓名和略歷如下：

方 強：匪軍上將。曾任匪海軍副司令員。現任偽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

王 謹：匪軍通訊工作領導幹部。現任偽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

王恩茂：現任匪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劉興元：匪軍中將。現任匪廣州軍區副政委。

劉志堅：現任匪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劉培善：現任匪福州軍區政委。

孫大光：並非軍人出身。現任偽交通部部長。

孫志遠：女性。匪軍出身。匪黨候補中央委員。現任偽第三機

械工業部部長。

李成芳：匪軍中將。現任匪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李壽軒：匪軍中將。現任匪軍鐵道兵司令員。

李作鵬：匪軍中將。現任匪海軍副司令員。  
李濤：匪黨候補中央委員。曾任匪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部長。

吳克華：匪軍中將。現任匪軍駐濟南部隊首長。

吳法憲：匪空軍中將。現任匪空軍政委。

邱會作：現任匪軍總後勤部部長。

邱創成：曾任匪砲兵司令員，現任偽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

秦偉基：現任匪昆明軍區司令員。

蕭望東：現任匪南京軍區第二政委。

黃新廷：現任匪成都軍區司令員。

崔田民：匪軍中將。現任匪軍鐵道兵司令部政委。

蕭華：匪軍上將，現任匪軍總政治部主任。

謝富治：現任偽國務院副總理、內務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兼匪公安部隊司令員。

程子華：偽國務院改組前任偽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任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係順理成章的事。

就上述人事變動進一步分析，可提出下列各點：

(一) 羅匪瑞卿以匪黨中央軍委秘書長、匪軍總參謀長的地位升任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係順理成章的事。

(二) 共匪將偽國防委員會委員名額增加八名，使大批比較年青的匪軍幹部得以獲得偽國防委員會委員的名銜，在政治上具有培養和選拔所謂「革命接班人」的作用，在軍事上具有淘汰老弱與增加新血的作用。

(三) 共匪新任命的偽國防委員會委員中，有七人擔任政委、副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的工作，一人兼任政委工作，顯示共匪繼續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四) 共匪將偽第三、四、五、六、七五個機械工業部和偽交通部的部長均納入偽國防委員會之內，顯示偽第三、四、五、六、七五個機械工業部均從事軍事裝備的製造，並顯示共匪發展交通，無時不以與軍事結合為其着眼點。

(一) 最近兩年，共匪一再強調貫徹執行階級路線，強調開展階級鬥爭。這一方針反映在這一屆偽人代會代表和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上，便是以大量所謂工農勞動模範充當偽代表，並以大量匪黨黨員充當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二) 共匪當前統戰政策的運用，其重點已經不在偽民主黨派與一般知識份子，而在自然科學家與工程技術專家。這在共匪已經引發了一個核子裝置之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看到，這次共匪不但吸收了大批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充當偽人代會代表，而且還吸收了相當數量的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充當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三) 共匪通過這次偽政權的改組，對其上層統治機器的人事雖有調整，但調整的幅度不大；對其高級領導幹部雖有整肅，整肅的幅度也不大，而且所採取的手段也較為溫和，這是毛匪澤東面對內外險惡形勢，力求穩定和鞏固其個人獨裁統治的一種相當狡黠的手法。不過彭匪德懷、黃匪克誠、洪匪學智、譚匪政諸匪酋仍被澈底清算，這就顯示匪黨內部強大的反毛力量仍然存在。而共匪一手培植起來的傀儡班禪亦被清算，更足顯示大陸邊疆反共力量對匪偽政權所構成的嚴重威脅。

(四) 有計劃有步驟地選拔、培養所謂「革命接班人」，是當前匪黨的重要決策之一。這次劉匪寧一之被提升為偽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謝匪富治、陶匪鑄之被提升為副總理，蔣匪南翔、錢匪忠信之被提升為部長，羅匪瑞卿之被提升為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大批匪軍將領之被任命為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均可視為這一決策的具體貫澈。

(五) 戰爭機器的強化，是這次偽政權改組的另一特點。這就是新設偽第七機械工業部；將偽第三、四、五、六、七五個機械工業部的部長和偽交通部部長都納入偽國防委員會之內；以及擴大偽國防委員會的名額。而共匪將大批科學家與工程技術專家吸收到偽政權之內，亦顯然與這一點有密切的關連。

## 四、結論

# 共匪對日本的統戰工作

朱少先

## 一 前 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創立以來，一直運用「統戰」方法，對內，作為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的手段；對外，實施滲透、侵略，以達到赤化其國家的目的。

當本黨在廣州決定北伐，以消滅軍閥，統一中國時，「中共」在一九二二年第二屆黨代表大會中，決定與本黨成立「聯合戰線」，以本黨為掩護，擴展其勢力。本黨為求全國團結，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決定接受「中共」要求。共黨籍的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毛澤東、張國燦也分別當選了中央執委或候補執委（註一），「中共」利用了這個機會，極力爭取工農羣衆，當時黨內工農運動，幾乎為「中共」所操縱，武漢總工會及各地農民協會，且祕密擁有武器，企圖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本黨發覺其陰謀後遂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實施清黨，將一切共產份子驅逐出黨，使其無法得逞。從此之後，「中共」勢力，移轉到江西，在瑞金成立蘇維埃政府，公開實施赤化，因為未

了四項諾言：「（一）實行三民主義；（二）放棄以暴力政策顛覆國民政府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三）改組「中共」政權，成為特區民主政府；（四）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註二）政府為了共同抵禦外侮，接受了「中共」的建議，並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當時紅軍全部官兵不過二萬人，但在抗戰八年中，匪軍的戰力，擴展到九十萬人以上。同時，以「邊區政府」，實施「政治滲透」與「武裝割據」，獲得了戰後與國民政府抗爭及奪取政權全面叛亂的條件。我們從「中共」祕密文件中，發現「中共」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及獲得參加抗日戰爭後，其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抗日前途與中共路線」的決議案，該案所規定的工作方針是：

「（一）加強並擴大統一戰線，一切組織與活動，從秘密到公開，從局部變為全面，爭取共黨合法的平等競爭地位；（二）中國政治，決定於武力，在抗日戰爭過程中，極力擴大共黨的武裝力量，作為將來奪取政權的基礎。」

這個決議案，即是共匪在抗日戰爭過程中的統戰策略路線。當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北平接見日本社會黨訪問團黑田壽男等時，毛匪曾告黑田等謂：「不久前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某友人曾告余：『過去日本侵略中國，實甚遺憾，將來日本應成爲中國之一省。』但余不以為然，並告以過去日本軍閥曾佔據中國一半以上土地，此為對中國人民的一種教訓。若非如此，中國人民尙不致自覺，亦無法團結，且余等亦將仍居住山中，何能在北平觀賞平劇。因為有日本『皇軍』佔領中國大半土地，中國人民無其他出

路可想，因此不得不自動武裝，建立甚多抗日根據地。此種根據地，即成為以後『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日本之壟斷資本家與軍閥……，對我人有極大幫助，若有感謝必要，我們應該感謝日本軍閥。……（註三）從上項毛匪澤東的自我招供，已足以證明「中共」利用「抗日戰爭」機會，擴大其勢力，並運用「統一戰線」，造成全面叛亂，奪取了政權，成立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陰謀已昭然若揭。

共匪偽政權成立後不久，毛匪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發表了「人民民主專政論」，明確指出「中共」在國內應「團結勞動階級、農民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在勞動者階級的領導下，結成國內統一戰線」；在國外「聯合蘇俄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同時聯合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註四）

所謂「國際統一戰線」，則以「帝國主義」國家為鬥爭目標。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工上，蘇俄擔任歐陸赤化工作，「中共」擔任遠東赤化工作（註五），而赤化日本尤為「中共」之主要工作目標。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韓戰及一九六〇年日本反對安保鬥爭運動，共匪即扮演了主要角色，其狡猾面目，已暴露無遺。

目前雖然因匪俄衝突，情勢有若干變化，但共匪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的陰謀活動，尤其是對日本的統戰工作，正積極展開中。本文僅就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作一敍述。

## 二 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之演變

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主要是扶持日本共產黨，使之成長壯大，俾與保守政權為敵，甚至企圖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在另一方面，爭取社會黨、工會「總評」等左翼政黨政團，作為「直接同盟軍」，爭取保守政黨內親共匪份子，作為「間接同盟軍」（註三）。實行其統戰工作，而以赤化日本為其最高目標。自一九四一年春日共負責人野坂參三經由蘇俄轉入陝北延安「中共」基地後，

直到現在為止，二十餘年來，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中日戰爭開始，直到日本投降，在此期間，共匪對日策略，以培養、扶持日共領袖，以加強組織關係。事實上，共匪對日陰謀活動，由來已久，早在抗日戰爭以前，共匪與日共建立了組織上關係。一九四一年春，因日本政府取締日本共產黨，該日共領袖野坂參三（現仍為日共主席）被迫率領一部分重要幹部，經蘇俄潛入陝北延安，投奔「中共」，在「中共」掩護下學習各種叛亂方法，準備於適當時期，重返日本。同年秋在共匪支援下，在延安寶塔山，創辦一所「日本工農學校」，專事訓練在中國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由野坂自任校長，以後並繼續在共匪所佔領之其他根據地建立分校，所有訓練完成之學員，均加入「日本人民解救同盟」為盟員，以此作為日共之支柱（註六），用上述方法培養、扶持出來的領袖與幹部，自然聽命「中共」，其策略路線，無疑完全取法於「中共」。現任日共主席野坂參三、總書記宮本顯治及多數日共領袖，多半是由共匪培養、扶持而成，其各種作法，亦與「中共」無異，更確實一點說，日共的基礎是在中日戰爭期間所奠定。

第二個階段，是從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到韓戰爆發（一九五〇年），在此一時期，「中共」唆使「日共」領袖返日，積極擴大組織及倡導「人民戰線」，運用「毛澤東路線方式」建立地方武力，實施「暴力革命」，企圖奪取政權。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後不久，野坂參三等即潛返日本，大舉展開活動，當時日共毫無基礎，適是年十月，原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已在匪區死）志賀義雄（已被開除），被盟軍總部釋放回國，野坂遂與彼等合流，積極展開活動，野坂根據「中共」叛亂經驗，倡導「人民戰線」，一度使日共在衆院佔議席達三十五名之多，黨員人數，亦增至二十萬人，一九四九年共匪政權在大陸成立後，對日工作，更見積極，並指示日共準備「暴力革命」，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共匪一面支持北韓南侵，一面唆使日共建立地方祕密武力，實施武裝鬥爭。當時日共的所謂「火焰瓶」戰術，

即是武裝鬥爭之一種，盟軍發現共匪此種企圖後，遂下令取締，德田球一等日共領袖數十人，均被整肅，日共機關報「赤旗」亦勒令停刊。使共匪陰謀，無法得逞，日共活動，再度轉入地下。

第三個階段，是從一九五五年韓戰停戰之後，直到現在為止，在此一時期中，共匪對日本的策略，以所謂「和平、獨立、民主、中立」為標榜，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擴大黨勢，而以「美國帝國主義」與「日本反動政府」為鬥爭對象。

當「中共」策動日共以「暴力革命」進行鬥爭失敗之後，不得不改採偽裝的「和平」策略，在一九五六年日共第七次黨大會中，唆使日共修改一九五一年「暴力革命」綱領，並決定擴大「統一戰線」，積極展開羣衆運動，反對美國對日政策及反對保守政府。「中共」除繼續領導日共從事叛亂外，特別重視統一戰線之發展。一九六〇年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便是最明顯例證。我們從最近數年來共匪與日共所發表的三次聯合聲明，更可看出共匪在此期對日本的陰謀所在。

(一)第一次聯合聲明，係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由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與「中共」中央在北平發表聲明，雙方指出，「兩黨代表團對於目前日本局勢的發展，特別是關於美國帝國主義勾結日本反動派，陰謀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並且更加明目張膽地使日本成為遠東的戰爭基地，表示密切關注。日本共產黨認為只有當日本擺脫了美國控制，變成一個獨立、民主、和平、中立國家，才能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日共堅決主張廢除日美安保條約，撤退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撤銷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歸還沖繩和小笠原羣島，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堅決地支持日本共產黨和日本人民這一正義和愛國的要求。」

(二)第二次聯合聲明，係日共主席野坂參三與毛匪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會談後所發表，聲明中指出岸信介政府是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及「美帝」工具，重申廢除日美安保條約，撤廢美國軍事基地。同時提出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以打倒「美帝」及「日本壟斷資本階級」。

(三)第三次聯合聲明，係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日共政

治局委員志賀義雄與共匪「人代會」所簽訂，聲明中指出：「日本共產黨議員團在日共中央領導下，在國會內外揭露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反動政策、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中共堅決表示支持日共取消美國在日軍事基地及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而進行鬥爭。」

除了日共之外，共匪對社會黨亦極力拉攏，自一九五七年起至本（一九六四）年七年間，曾先後四次派出代表團訪問大陸，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訪問匪區時，團長淺沼稻次郎（已被刺亡故）竟公開聲明，美國為「中」日兩國共同敵人，其在國內反對鬥爭中，亦均配合「中共」之策略路線。

共匪對執政黨自由民主黨，採取分化政策，勾結黨內親匪份子如石橋湛山、高崎達之助（已故）、松村謙三等，稱為「間接同盟軍」，進行其統戰策略。

直到目前為止，共匪仍採取此種策略，實施對各階層統戰、分化，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以達成顛覆政府，驅逐「美帝」的目的。

### 三 共匪對日統戰機構與經費

共匪對日統戰活動的機構，以匪黨中央政治局為最高指揮機構，直接與日共連絡，指使日共進行各項陰謀活動。同時透過匪黨「海外工作委員會」的「對日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為廖承志），分別指揮「人民外交學會」（負責人張奚若）、「匪日友好協會」（負責人廖承志）、「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劉寧一）等團體，與日本有關團體連絡，進行滲透活動，大體上採取相對方式進行。以共匪某一個團體，與日本相當性質的團體直接聯繫，表面上以民間方式出之，但在共匪方面，則完全係由「中共」中央直接控制、指揮各團體工作。茲列舉若干匪日間重要聯繫機構如下：

(一)「中共」「人民外交學會」，負責與「日本社會黨」、「日本匪復交國民會議」等連絡。凡邀請、接待該方面人士，均由該學會出面，而到達匪區後，再直接與匪中央接觸。

策劃「匪日復交」及「反美」「反政府」運動。

(三)「中共」「全國總工會」，負責與日本工會「勞動總評議會」連絡，策略日本工人運動。

(四)「中共」「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與「日本和平委員會」、「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連絡，策動「反共」、「反戰」的「和平」運動。

(五)「中共」「國際貿易促進會」，負責與「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日匪進出口組合」連絡，共匪以貿易為釣餌，與親匪貿易團體勾結，實施政治滲透，更規定與共匪貿易之商號為「友好商社」，以分化、利誘日本工商界人士。去年又成立所謂「廖（承志）高（高崎達之助）貿易連絡處」，今年共匪已派有貿易代表駐在東京，表面上係從事貿易聯繫，實際上進行經濟、政治滲透。

(六)「中共」「亞非團結委員會」，負責與「日本亞非團結委員會」連絡，策動亞非團結運動。

(七)「中共」「新華社」、「新聞工作者協會」，負責與日本各報社、亞洲通訊社及親匪新聞團體連絡，左右日本輿論。

(八)「中共」「對外文化協會」、「文化藝術界聯合會」，負責與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及各種文化藝術團體連絡，進行文化滲透。

此外如中共「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農民協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亦經常分別與日本有關同性質團體保持聯繫，並邀請日人訪匪，或相互訪問。

共匪對日統戰機構，已如上述，目前對日統戰鬥爭之最高負責人，是「中共」中央委員廖承志，廖匪現年五十八歲，生於日本，幼年在日本天主教學校就讀，一九一九年隨父母返廣東故里，就讀嶺南大學，一九二五年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學肄業，該時加入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因從事非法活動而被早大開除，從此開始其流浪生活，一九三二年返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後又潛至延安，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等職。抗日戰爭期間，曾派往廣州參加「中共華南局工作」。「中共」政權成立後，曾任「新青團中央副書記兼聯絡部長」、「青年聯合會主席」等職，一九四九

年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同年十一月出任「中共中央統戰工作部副部長」，現任主要職務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等職（註七），可謂集對日統戰工作之總匯，為實際之最高負責人。對一般日本團體或個人至匪區者，均由廖匪出面宴請，地位較高者，則由郭沫若、廖承志兩人出面宴請，或由周恩來宴請。總工會的劉寧一、國際貿易促進會的南漢宸又為廖承志手下的第一流助手。共匪較大規模的訪日代表團，均由此等高級匪幹擔任團長。此外如「匪日友好協會」祕書長趙安博，「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副祕書長孫平化（現駐東京貿易代表）、謝南光（現為人代會華僑代表、外交學會理事）等均為共匪對日統戰工作之主要幹部。

共匪對日統戰之經費，數目相當龐大，雖然無正確數字，但從一九五九年共匪為資助日本左翼團體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中共」全國總工會會一次捐助十億日元（註八）觀之，每年由共匪資助日共及左翼團體之經費，即可想見。據「日本治安問題研究會」資料，共匪在一九六〇年日本安保鬥爭中，由國外流入之資金有確證者，共有七十九億一千七百萬日元；而其中大部分係來自「中共」，茲將其資金來源與數額列後（同註五）：

(一)中共總工會轉下六個團體，以同情者募金運動名義，每人捐款偽幣一元，援助日本「總評」者……三億日元。

(二)蘇俄全國勞動組合捐募者（每人一盧布）……二億日元。

(三)一九五九年野坂參三訪匪攜同援助資金……二千萬日元。

(四)「前進座」（劇團）公演所得利益（一九六〇年連演兩個月）……九千萬日元。

(五)「前進座」在「中共」區演出所集捐款三千萬日元。

(六)「支援日本反對安保條約支援委員會」捐助總評資金……一千二百萬日元。

(七)東京新宿區淀橋「中共」系合作社支付……十八億日元。

(八)總評荻原信次帶回「中共」捐助日本記者捐款……三億日元。

(九)「中共」援助日共、社會黨……六億日元。

(十)訪問中共的伊藤武雄等所捐助總評者……二億日元。

(十一)透過荻原信次由「中共」總工會捐助總評者……二億日元。

(十二)「中共」捐助日共者……十億八千萬日元。

(十三)「中共」捐助社會黨，總評(銀行信用狀)……三十億元。

(十四)「中共」在香港交某日人(港幣一〇〇萬元)……六千五百萬日元。

(十五)由捷克國聯總部捐助……二千萬日元。

以上總計為七十九億一千七百萬日元。

共匪對日統戰經費，因為極度祕密，雖無法獲得確實數字，但從在一九六〇年反對安保運動中，日共、社會黨、總評，長期間遊行示威所需遊行人員津貼費、宣傳費推斷，上述「日本治安問題研究會」的資料，似甚可靠。至於共匪對日統戰經費來源及流入日本的方法，約有下列幾種：

(一)由日本對匪貿易商社抽利潤百分之五。

(二)友好商社臨時捐獻。

(三)共匪在日展覽品標售所得。

(四)共匪在日銷售書刊收入。

(五)共匪在日本演戲、雜技表演、運動團體等收入。

(六)販毒及走私收入。

(七)共匪經由香港銀行匯入日本之資金。

(八)以在日「中共」系華僑名義匯入。

(九)共匪直接祕密援助。

## 四 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實況

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其總目標在赤化日本，圖使日本成為共產國家。而推行此一策略的步驟，首先扶持日本共產黨，拉攏日本左翼政黨、政團，如社會黨、總評、學生聯合會等，成立統一戰線，經常藉故製造事端，實施反政府、反美運動，企圖逼使美軍退出

日本，撤銷美軍基地，廢除安保條約。一面分化執政黨內部，拉攏親匪份子，削弱自民黨力量，俾一舉推翻其政權。

十餘年來共匪對日統戰工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積極進行滲透，其工作實況，簡述如下：

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工作是：

### (一)加強對日共控制

日共與「中共」之關係，已如上述。因其力量極端有限，欲推翻保守政權，有賴「中共」全力支援與指導。「中共」亦藉此對日共加強全面控制。在匪俄發生衝突之前，因雙方目標一致，且在國際分工上，日共由共匪直接指導，故蘇俄並未控制日共。但一九六〇年共俄交惡之後，俄國開始積極對日共拉攏，米高揚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及本(一九六四)年五月先後兩度訪日，與日共內部親俄份子接觸。本年五月十五日本國會表決批准莫斯科部份核禁條約時，日共親俄領袖志賀義雄、鈴木市藏兩議員，均投了贊成票，結果遭到日共開除黨籍的處分。目前由野坂、宮本所領導的日本共產黨對「中共」已完全一面倒，共匪對日共控制力已見加強，今後無疑更將在共匪指導下行事。

### (二)拉攏日本社會黨

日本社會黨為日本最大反對黨，十餘年來，均為「中共」爭取作為統戰運用的主要對象。共匪透過各種關係，與社會黨發生接觸，自一九五四年迄今，除以個人或團體名義聯絡至匪區訪問外，由該黨正式組成代表團訪問者，先後已達四次(註九)。足證其工作已相當成功。在該黨代表團第二次訪匪時團長該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曾公開宣稱「美國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共同敵人」。在聯合聲明中，更強調日匪間已至由雙方政府直接舉行復交談判階段。淺沼發言，當時會引起日本國內及社會黨內部反對，而共匪却藉此作為對社會黨脅迫之言質。故第三次鈴木茂三郎委員長率團訪匪時，亦不得不重申淺沼發言的正確性。在本年十月由該黨書記長成

田知已率領的第四次代表團訪匪時，正值共匪舉行原子裝置試爆，因為社會黨一向反對任何國家之核子試爆，據傳成田與周匪恩來間會就此一問題，激辯四小時，但從此次雙方所發表聯合聲明，除表示決定繼承和發揚「淺沼精神」而奮鬥外，對核子試爆，竟未敢作公開「反對」。由此可見，社會黨在對匪關係上的附庸性已甚明顯。今後社會黨仍將是共匪對日統一戰線中主要骨幹。該黨在本年二月十九日召開「外交委員會」及「對匪建交特別委員會」聯席會議時，決定下列八項外交方針：

①承認中共政權。

②廢除中日和約。

③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

④擴大對「中共」貿易。

⑤廣泛推動日「中」建交運動，社會黨單獨派代表團往大陸商談。

⑥今秋臨時國會時，應討論與「中共」建交及「中共」加入聯合國問題。

⑦促使地方議會通過有關實施與「中共」建交決議案。

⑧積極推動日「中」建交運動，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日韓談判及反對美國原子潛艇在日寄港運動。（註十）

從上述該黨外交方針，係完全配合共匪對日工作要求。

### (三) 爭取社會各階層

共匪對日統戰工作中，除直接指揮日本共產黨，利用社會黨外，更積極爭取社會各階層，凡屬「政治團體」（如「日本和平委員會」、「禁止原子弹氣彈協議會」、「亞非團結委員會」、「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反對軍事基地全國聯絡會議」等），「工會組織」（如「總評」、「全國煤礦工會聯合會」、「國營鐵路工會」、「全國港灣工會」、「日本教職員組合」、「全國碼頭工人工會」等）、「文化團體」（如「新聞工作者協會」、文化藝術界聯合會，「國民文化會議」等）、「青年、婦女組織」（如「全國學生自

自由民主黨內部派系複雜，原有親美、親俄、親匪、親華各派，其中石橋湛山、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已故）等人，在黨內已無多力量，故以藉親匪提高在黨內發言權，共匪亦正利用此一弱點，從事分化工作，一九五七年廖承志率領「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時，即開始與高崎等接觸，一九五九年九月，又促成了石橋與松村先後訪匪，並與周恩來晤談，翌（一九六〇）年十月，高崎達之助又相繼前往大陸訪問，此後自民黨籍國會議員亦絡繹前往，使共匪對自民黨統戰工作，獲得相當進展，一九六二年底松村、高崎先後訪匪，與共匪簽訂了「五年長期貿易備忘錄」，使日匪關係，更見接近，今年四月松村訪匪，又完成了准許共匪貿易代表駐日及交換新聞記者兩項工作。目前佐藤內閣反共態度雖較池田政府堅定，但在日共、社會黨、左翼團體及自民黨內親匪派壓力下，亦難望採取反共政策，而共匪對自民黨內分化工作，勢將繼續加強。在經濟方面的主要工作是：

治總連合」、「日本社會主義學生同盟」、「日本民主青年同盟」、「全日本青年婦人會議」、「全日本婦女團體聯合會」、「民主婦女俱樂部」等）及「農民組織」（如「全日本農民組合」、「全國農民聯盟」等），均為共匪爭取目標，利用邀請訪問，籠絡收買，使成為共匪在日統戰團體。目前在日本左傾而親近「中共」之團體，已不下四百個以上。關於此點，我們看了張香山在「紅旗」半月刊的「日本人民的鬥爭和日本共產黨」一文中所說「日本共產黨執行了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於是在各個地區，在基層組織，首先打破了社會黨中央右派領導集團的種種限制，建立了共產黨、社會黨和工會等羣衆團體的聯合鬥爭組織。在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中，這些地方性的聯合鬥爭組織，發展到二千個以上，在中央也組織成了『國民會議』，這樣，也就建立了事實上的統一戰線」（註十一）的一節之後，即可明瞭共匪如何利用日共，在日本展開統戰鬥爭。

### (四) 分化自由民主黨

## (二) 藉貿易 加緊滲透

共匪對外貿易，通常是政治企圖重於經濟要求，對日本貿易更是如此，共匪竊據大陸後，即與日本有小規模的貿易往返，但為數甚微，至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高良富、宮腰喜助、帆足計三位民間實業家，自莫斯科出席「民間國際經濟會議」返國途中，被邀訪匪，並與「中共」「國際貿易促進會」間簽訂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三月五日又分別簽訂了民間第二、三、四次貿易協定，每次協定，雙方貿易額約各為三千萬英鎊，但貿易實績，均不如理想。當第四次貿易協定簽訂後不久，適長崎發生日本青年撕毀偽國旗事件，中共宣佈與日本斷絕一切貿易往來，使雙方貿易，幾完全停頓。但共匪與日本斷絕貿易後，影響其對日滲透工作，故在一九六〇年八月「日匪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訪匪時，「中共」又提出了「（一）政府間協定；（二）民間協定；（三）個別照顧等貿易三原則」，以圖打開新局面，雖然周恩來仍堅持必須在「（一）不敵視中共；（二）不從事製造兩個中國；（三）不妨害匪日關係正常化發展」等所謂「政治三原則」下恢復日匪貿易，但實際是共匪自行轉變的一種手法。從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開始，與共匪往來之貿易廠商，共匪均稱其為「友好商社」，給予各種方便，起初與共匪貿易者僅若干中小企業，現在連大企業亦參加了「友好商社」，其總數已達三四百家。共匪便利用此種關係，積極滲透，其力量已入基層。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已故前通商產業大臣高崎達之助與「中共」廖承志簽訂了一項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年的「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後，已正式恢復了日匪貿易關係。根據協定，雖然每年往返貿易僅三千六百萬英鎊，但規定日本可以延期付款方式，將整套工廠設備售與共匪，所以此項協定，不但含有政治意義，對日本商人亦是一種誘惑。使共匪對日經濟統戰工作，大獲進展。

## (二) 糜擴大貿易破壞日本與盟國關係

共匪對日本統戰工作目標，除了圖謀赤化日本外，更積極設法破壞日本與盟國關係，尤其是破壞美日與中日關係，在經濟統戰領域中，特別藉擴大貿易，離間及破壞我與日本關係，在一九五八年日匪間簽訂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時，因協定內尚附帶若干政治條款，如在東京與北平設置雙方貿易機構，共匪代表在日享有外交特權，准許懸掛偽國旗等項，當時曾引起我國朝野極力反對，政府並正式通知日本政府，斷絕對日商務關係。其後幸岸信介政府不承認共匪所提附帶政治條款及因撕毀偽國旗事件發生後共匪主動斷絕與日貿易，問題始告解決。至去（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池田內閣核准日本倉敷公司以分期付款辦法，將價值二千萬美元之合成尼龍工廠售與共匪，並由政府銀行擔保後，我政府認為係日本對匪變相經援，數度提出嚴重抗議，使中日關係，幾乎瀕絕交邊緣，其後幸賴兩國政治領袖相互訪問疏導，始恢復正常，否則將造成不可想像之後果。

此外，在文化方面，共匪經常按期將「人民中國」、「人民畫報」（日文版）、「人民日報」航空版，各種毛匪澤東著作及宣傳文件，大量在日本發行；一面利用「亞細亞通訊社」，向各報發佈「新華社」新聞稿，展開思想滲透。同時擇機派遣各種雜技團、歌舞團到日本表演，並舉辦各種藝術展覽會，為共匪宣傳。其他更辦理各項文化交流工作，爭取文化人士訪匪，上項滲透工作，其影響所及，至大且鉅。

## 五 結論

從日本投降到恢復獨立及至匪俄發生衝突前，匪俄對日政策，可謂步調一致，相互配合，而以共匪為執行對日進行赤化之主體，十餘年來，匪俄已竭其所能，積極對日滲透，幸日本保守政府，基本政策反共，對匪俄策略，亦深具戒心，故匪俄雖唆使日共、社會黨及左翼團體，進行反美、反政府活動，但始終未能達到破壞中日、日美關係及動搖保守政權之目的。不過對日本社會各階層，仍不無發生若干影響，今日日本政府未能採取積極（下轉第3頁）

# 共匪對拉丁美洲的陰謀

符節合

在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中，除古巴承認匪偽政權，我國早已與之斷絕邦交，其餘十九國，我均駐有使館，保持良好的關係。近年並派遣要員，陸繼前往訪問，且與若干國家，分別訂定貿易或文化的協定，增進了彼此的合作。

## 一 拉丁美洲各國概況及其弱點

拉丁美洲亦稱為中南美洲，包括二十個獨立國家，通常分為五個區域，即：①墨西哥及中美區，有墨西哥、巴拿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七國；②西印度區，有古巴、多明尼加、海地三國；③安岱山區，有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智利、玻利維亞六國；④銀河區，有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三國；⑤巴西區，僅巴西一國，但其領土面積，相當於半個南美。這些國家原屬兄弟之邦，頗能相互合作，惟自古巴赤色政權成立以後，不僅破壞了拉丁美洲的團結，而且增加了加勒比海的不安。

拉丁美洲各國，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美國的不斷提攜，在國際上已受到普遍的重視，其在聯合國中步驟大致相同，原有舉足輕重之勢，最近聯合國會員國新增甚多，拉丁美洲各國的聲勢，也就相對的削減，不過仍有不可輕侮的力量。至於各國內部的情形，一般言之，在政治方面，他們的憲法雖多與美國大同小異，但憲政體制根基未固，軍人專政時有所聞，且飽受拉丁文化薰陶的人民，易於衝動，缺乏持久力，更增加政治不安的因素，故常有政變的發生。在此種情勢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乃得乘機利用，滋生事端；經濟方面，仍多滯留於「殖民地經濟」的階段，所有耕地和牧場，大都集中於少數富人之手，且類皆卜居國內或國外大城市中，對於傭工處境，漠不關心，影響生產的效率，加以各項設備比較落後，生產方法與經營方式亦未能力求改進，以致社會基礎常欠穩定，這也是政局不安的另一原因。

## 二 共匪對拉丁美洲的覬覦

共匪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一廣大的地區，一貫地稱為：「處於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區」，認為「這是一個當前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也是世界上正在發生革命風暴的地區」。我們知道，國際共黨赤化世界的兩條道路，一是從東亞經中國到非洲，向西歐迂迴；另一是從太平洋經由拉丁美洲，直叩北美門戶。因此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滲透，久已處心積慮，逐漸發展。共匪以反美為中心的戰術，乃赤化世界藍圖中的重要環節，就是要遵循上述的第二條路線，企圖在美國的後門，建立「赤化地區」，迫使美國勢力退出拉丁美洲，其目的是要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拆除美國防衛後院的藩籬，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詭計。共匪在一九六〇年，發表了所謂「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提出反美理論：「美國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對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義，剝削，壟斷組織，企圖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把經濟控制和政治影響的命脈，保持在自己手裏」。他們根據此一歪曲的理論，繼續叫囂：「在世界範圍內，促成一條反對美國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進以反美為中心內容的民族主義運動，和反殖民主義運動，以及在民主國家中削弱和孤立美國。」

我們的總統在五十三年四月，接見美聯社記者時，曾明白指出：「中共的最後目標，是擊敗美國，……在中共的心目中，美國仍是、並且永遠將是它的第一號敵人。因為它對外活動的最後目標，是實現『世界革命』，美國則是它實現『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礙。所以對共匪來說，擊敗美國就是實現『世界革命』的前提」。共匪走迂迴路線，以圖擊敗美國，這是它的如意算盤，其對拉丁美洲的滲透，也就是此項如意算盤的起點。

### 三、共匪對拉丁美洲滲透顛覆的方法

共匪對拉丁美洲滲透顛覆的主要手段，是在外交政策上用兩手作法，以和平為掩護，擴大各地的武裝革命，同時利用各個國家與地區的民族革命和武裝鬥爭，來促成和平的轉變。根據這項原則，一方面聯繫當地共黨組織及左傾團體，以作潛伏的場所；一方面訓練與同胞有親屬關係的青年，經由香港以難民身份送往海外，作為中堅份子，到處點火，全面發展。

一九六〇年共匪在北平成立偽「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策動對拉丁美洲的各項活動；古巴、委內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祕魯、烏拉圭、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墨西哥、玻利維亞、巴拉圭等國，亦有此項「友好協會」，相互策應，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合作」，實際是在共匪的控制之下，循政治、經濟、宣傳的途徑，施展其滲透顛覆的陰謀。

以下就各方面作比較具體的分析：

一、**政治方面**：透過拉丁美洲的左翼黨派，普遍煽動各國人民掀起以反對其本國政府為對象的「民主運動」，製造和擴大各國內部的矛盾，削弱各國反共親美政權的力量，他們首先是以宣傳為法寶，等到羣衆為宣傳所麻醉的時候，便利用機會，支持左翼政黨，發動遊行示威，隨即轉變為暴力革命，古巴就是這樣地變為赤色的國家。在瓜地馬拉、委內瑞拉等，也會發生這類武裝暴動，但終為政府軍所迅速敉平。

在此，我們要舉一個例子，這就是巴西捕獲匪諜的事件。一九六四年四月巴西政變以後，共匪特務份子王唯真等九人被捕，警察

在它們的住所及一輛吉甫車內，搜出了十萬美元現款，及足以證明共匪與其巴西左翼友人積極地進行顛覆活動的信札與文件。於是被控「違反巴西『國家安全法』」，在國境內設置祕密機關，從事間諜活動，企圖移植中國共產主義，以武力或有計劃的暴動，破壞國家。共匪廣播亦透露：「王唯真等被控假借從事新聞工作和貿易活動，企圖在巴西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並圖顛覆巴西政府」。結果在里約熱內盧受審，於最近宣判，各處徒刑十年。

巴西為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共匪在這裏製造變亂，便不難洞燭其詭計陰謀，同時，由於巴西事件，一方面已說明了這是共匪在拉丁美洲肆行顛覆活動的一個模式；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共匪在拉丁美洲的滋事，正在逐步擴大之中。

二、**經濟方面**：共匪的經濟滲透，主要的是利用商業為入門的途徑，換言之，就是以貿易的手段，達到其政治的目的。它們已在墨西哥、智利等國，設立貿易代表團，在烏拉圭的首都設立了貿易辦事處。根據美國的估計，共匪在一九六三年對拉丁美洲的輸出，共為二千五百萬美元，至於共匪向拉丁美洲購買的貨物，有古巴的砂糖、墨西哥的棉花、烏拉圭的棉織品，巴西的糧食，特別是向阿根廷購買小麥，據阿根廷糧食局長宣稱，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之間，將達一百萬噸。

三、**宣傳方面**：共匪現在古巴、墨西哥、厄瓜多爾、智利、烏拉圭、巴西等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派遣記者，這些記者都是以「新華社」的名義，對外活動，其中不少匪軍人員，實係擔任情報的工作。他們經常散發文件、資料，較為主要的刊物有西班牙文的「新中國」、「中國畫刊」、「中國畫報」，英文的「北京週報」、「非洲、拉丁美洲、亞洲革命」。這些赤色毒物乃以古巴為基地，大量推出；烏拉圭的首都，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據說共匪每月郵寄一噸重的宣傳品，從這裏向南美各地分發。

此外，值得注意者，便是廣播滲透，自一九五七年起，匪偽「北京電台」，每週即以七小時用西班牙語定時向拉丁美洲廣播，到一九五八年秋，增為十四小時，一九五九年增為二十小時，一九六〇年以後，不斷增加，現已達每週五六十六小時，除西班牙語

外，並增播英語及葡萄牙語。其廣播主題，是肆行欺騙宣傳，誘使拉丁美洲國家與匪勾結，並強調仇美反美，隨時將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可能衝突的事件，加以運用，極盡挑撥煽動的能事。

此外，共匪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各種協定，及相互訪問，亦為其進行滲透活動的重要憑藉。就協定方面言，共匪會先後與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國簽訂貿易協定，特別是與古巴簽訂經濟技術援助協定，技術科學合作協定，彼此勾結，至為密切。就訪問方面言，除一般邀請以外，常利用紀念節日及各種會議的機會，大量交往，其中包括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與左傾團體、暨政府官員、議員、教育、科學、技術、工商、經濟、藝術人員、新聞記者、體育團體等，尤以青年及知識份子，人數較多。據統計，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共匪派赴古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烏拉圭、委內瑞拉、智利等國活動的團體及個人達六十餘起，而拉丁美洲各國的團體及個人，前往匪區訪問的共達二百五十餘起。其中一九六三年一月，共匪派赴拉丁美洲國家的「文化」與「技術」代表團，不少於三十七次，而拉丁美洲各國的團體，前往匪區訪問的有九十起，全部旅費均由共匪支持。

#### 四 拉丁美洲各國共黨的組織及其與共匪的勾結

由於共匪的侵略滲透，是以運用各國共黨為工具，從而策動左傾黨派，發動變亂，因此我們對於拉丁美洲各國共黨組織的概況，應該有所瞭解，以幫助本問題的研究。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中，都有共黨的存在，有的是被認為合法的，肆行公開活動，有的則是認為不合法的，轉入地下工作，其人數少者僅二三百人，多者則達數萬人，如海地、薩爾瓦多、巴拉圭均約五百人，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馬、多明尼加均約一百至三百人左右，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厄瓜多爾、烏拉圭約一千至三千人左右，墨西哥、祕魯、玻利維亞、約五千至七千人左右，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智利約一萬至二萬人左右，至於人數較多的，為古巴、巴西、阿根廷約三萬至五萬人。

以上所說的各國共黨，都出版機關報刊，指責當地政府，煽惑暴動滋事。其與共匪的聯合組織，有所謂「友好協會」經常舉辦介紹共匪文化、社會、經濟各種情形的講座，消息聽聞。這些共黨有時無法公開活動，所以慣於策動外圍組織，例如哥倫比亞首都巴格達市，就有所謂「巴格達社團」，共匪利用這個社團來阻撓泛美會議，而這個社團以前的領導，便是現任古巴財政部長。

各國共黨的工作，除了古巴隨時隨地在展開，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外，其餘也都注意掌握羣衆，擴大其潛在力量。以玻利維亞為例，共黨在玻京拉巴斯，除鐵路工會外，控制了所有大的工會，就玻全國而言，則控制了四萬礦工中的大部份工人，以及所有工廠的工人，又在兩萬名教師中，有三分之一受其控制。在工會方面組織了「義勇隊」，其人數直可與玻國四千陸軍相埒，且有不斷的訓練和優良的裝備，最值得注意的，美國前曾交予玻國警察的大量來福槍，在這些警察被解除武裝時，均為共黨獲得，這實為玻國前途的隱憂。在此，我們還可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九年八月，美國前副總統尼克森訪問祕魯首都馬利之時，就會發生由共黨奸細所組織的暴動事件，由此不難看出各國共黨的控制羣衆，甚至爭取武裝，其陰謀是不容忽視的。

#### 五 共匪以古巴為滲透拉丁美洲的基地

共匪以古巴為美國的後院，如果攫取古巴為基地，不僅可向拉丁美洲任何國家實行進一步的滲透，而且可以古巴為跳板，直叩美國的後門。因此共匪對卡斯楚所領導的古巴革命，大加讚揚，並稱其為「古巴英雄」。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發生，蘇俄面對美國的強硬政策，撤退了古巴的軍事基地，共匪則不惜加深與蘇俄之間的分歧，指責俄共犯了「投降主義」、「民族利己主義」，並於同年十一月四日，由匪「人民日報」發表了「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略武器」的社論，除支持卡斯楚所提的要求外，並特別強調「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神聖任務，是堅決站在古巴人民的一邊」。全力支持古巴政府的正義要求，全力支持古巴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保衛古巴、保衛世界和平」。

共匪在古巴的活動，除了經濟、貿易、及科學技術等以外，一方面是注意宣傳工作，一方面是展開軍事援助。就宣傳言，共匪曾假借「新中國民主同盟」的名義，在哈瓦那刊行中文日報，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匪又與古巴簽訂了交換影片及廣播節目的協定，企圖利用電影、劇團、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擴大其新聞宣傳的活動；就軍事言，共匪不斷對古巴提供武器彈藥及軍事援助，並派武裝部隊駐紮古巴境內，其目的在一在協助卡斯楚鎮壓「反動」，一在藉此對古巴進行軍事滲透，而且於必要時，可對拉丁美洲各國左傾政黨的反對政府活動予以適時的支援。

古巴的赤色政權，對於共匪的上項活動，是頗能密切配合的，卡斯楚為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運動」，經常提供金錢與輕武器的援助，武器的輸送，多是混雜在走私的貨物之中，以走私的烟酒為掩護，送達南美地區；哈瓦那的電台，每天都以強力的電波對拉丁美洲地區宣傳，播放特別的「革命理論」。

事實證明，今天的古巴，已被共產主義者當作訓練各地顛覆份子與游擊隊的一個主要基地，目前拉丁美洲各國前往古巴接受此項訓練的達一千餘人。其訓練的內容，有「叛亂訓練班」及「政治訓練班」，前者是實施游擊戰的軍事訓練，課程包括輕兵器、國產兵器、破壞、恐怖、以及藏匿期間的生存方法等，並有若干關於顛覆活動的專題研究；後者則偏重政治作戰的訓練，包括馬克思主義、宣傳與新聞發佈，對各國政治團體的滲透方法，以及如何組織「民衆陣線」等。這些訓練班裏印有西班牙文的游擊戰手冊，分發至拉丁美洲各地，手冊的內容，除講解軍事作業外，並強調以宣傳配合游擊戰。根據古巴傳出的消息，上述的游擊訓練，多受共匪的鼓勵和資助，匪黨份子林嘉延（譯音），便是真正策劃訓練班的主要人物，在古巴頗為聞名。至於在古巴訓練而回到各國的游擊人員，亦經常達成其赤化拉丁美洲的目的。

由於這項游擊訓練，使得拉丁美洲若干地區播散了動亂的種子，時常擾攘不安，換句話說，共黨以古巴為輻射中心，向拉丁美洲滲透顛覆的陰謀，雖不能說是立竿見影，但已收到相當的效果。

在本文第二節中，即已提到共匪以反美為中心的戰術，乃赤化世界藍圖的重要環節，而其對拉丁美洲的滲透，更要高呼「反美」的口號，來加強其影響的力量。我們知道，拉丁美洲各國，自立國以來，事實上即受到美國的安全保障，經過一九四八年互助條約簽此，我們可以舉出一些比較顯著的事實：（一）在巴西方面，前往古巴游擊學校接受「獎學金」的人數，年有增加，他們每隔一兩個月，結業回國，由里約熱內盧散佈到全國各地，甚至散佈到祕魯、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等國。現在巴西東北部有所謂「農民聯盟」，會員配備有小型武器，並運用失業者與貧農，組織「饑餓營」，由職業破壞者率領進入都市，製造暴動事件。（二）哥倫比亞方面，從古巴受訓人員回國後，利用盜匪集團從事叛亂運動。目前哥倫比亞接近委內瑞拉的邊區山中，共黨成立了「蘇維埃政府」，與共匪當年在江西瑞金所成立的偽組織頗相類似。（三）委內瑞拉方面，共黨恐怖份子經常刺殺政府人士及無辜平民，有時於一夜之間，在各地實行爆破案件，達十數次之多。所謂「民族解放陣線」，保持了四個游擊區，並於城市裏設有武器精良的游擊支隊，而在正規軍內亦潛伏有許多破壞細胞。（四）玻利維亞方面，工，工會為共黨份子所把持，在一九六一年暴動期間，工會會員會公開向古巴大使館領取津貼；哈瓦那電台並為暴動者播送指示，近兩年來，玻共份子綑架美國公民，在次要城市建立堅強據點，氣燄至為囂張。玻政府會逮捕甚多在古巴接受游擊訓練的青年，並搜出大量槍械。（五）厄瓜多方面，有所謂「青年聯盟」，不時舉行軍事課程的講習，並於城市中設有製造武器和炸藥的兵工廠，同時備有大量共黨宣傳品，暗中散發。此外，如祕魯境內共黨游擊隊相當活躍；瓜地馬拉游擊隊，盤踞山區，出沒無常，宏都拉斯會破獲一個由古巴與共匪特務份子共同串演的叛亂陰謀；巴拿馬的暴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由古巴訓練的游擊份子。凡此均足以說明共黨對拉丁美洲的滲透，是無孔不入，而共匪在古巴所主使的游擊訓練，實為禍亂的根源。

## 六 共匪以反美為滲透拉丁美洲的手段

訂之後，更在法律上成爲密切的盟友。美國因與拉丁美洲各國毗鄰而居，基於「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考慮，對於這一區域的支援，亦無不予以最大的關切。不過，由於美國的優越感，且其對拉丁美洲所施的政策，未必盡善盡美，因此各國對美態度，也就不如想像的良好。

共黨對於反共勢力的團結，無時不予破壞；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間既存有若干誤會，共匪自然儘量利用，以加深各國對美的惡感，從而逞其挑撥離間之能事。例如共匪曾於北平強迫三十多萬人，舉行「支持古巴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示威遊行大會，號叫「古巴必勝、美國必敗」、「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等口號，同時對卡斯楚沒收美國財產一事，亦力加聲援，稱其擺脫美國控制，爲「對世界革命作出偉大貢獻，替拉丁美洲各國創造良好榜樣」。上年五月，匪「人民日報」，針對美國堅決實施對古巴的監視政策以防止蘇俄將火箭移至古巴，危及美國安全之際，又發表所謂「不許美帝國主義侵略古巴主權」的社論，聲言「中國人民把古巴人民的鬥爭，看成自己的鬥爭」。並在各地發動羣衆集會，以壯聲勢。

此外，對巴西政變，驅逐親共的總統，並逮捕九人事件，匪「人民日報」即發表「巴西反動軍事政變的教訓」社論，誣指華盛頓當局是這次政變的幕後牽線人。又如美國與巴拿馬發生運河糾紛之際，毛匪即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支持巴拿馬反美鬥爭」的談話，表示堅決站在巴拿馬一邊，完全支持其反美行動，同時舉行「支持巴拿馬反美示威」集會，誇稱投入這個運動的達一千六百多萬人，叫囂「美帝國主義從巴拿馬滾出去」。凡此，均足說明無不隨時隨地利用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之間的事件，實施煽惑，以擴大其反美的行動，並從而擴大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的衝突。上年十月二十七日墨西哥新聞報透露，刺殺甘迺迪的兇手奧斯華，與共匪派往墨西哥的人員可能有所勾結，由此可知共匪的反美活動及其對拉丁美洲的滲透顛覆，是同時進行，並相互爲用的。

拉丁美洲國家以及自由世界的若干人士，有的受共匪的虛偽宣

傳，而造成錯覺；有的以爲游擊隊是爲反抗壓迫而自願組成的隊伍。這兩種現象，實爲拉丁美洲前途的莫大隱憂。我們應該揭穿共匪的種種陰謀，如果中了共匪欺騙宣傳的圈套，那勢將演成引狼入室的惡果；我們要特別指出，古巴的游擊訓練，乃共匪所資助的雇佣兵，亦叛亂所憑藉的先鋒隊，如果誤認它是代表羣衆起義的力量，讓其不斷滋長，則養癰貽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二)拉丁美洲各國，經濟的相互提攜，發展相當迅速，而區域集體安全組織的樹立，在各國之間，更有共同的警覺。以中美洲五國爲例，便已組織了聯防機構，注重警察及情報工作，取締共黨的地下活動。此項聯防的組成份子，並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二)共匪對古巴積極滲透，其力量甚至凌駕俄帝，以致引起俄帝的不滿，俄爲期分化匪古勾結的關係，曾藉口共匪叫囂反對蘇俄在古巴的飛彈基地，而邀卡斯楚訪俄，且備加禮遇，同時對古月助三十五萬七千英鎊，以解救其經濟上的困難，古巴對俄便大加讚揚。由於匪俄對古巴的爭奪，使得匪古關係不如前此的密切，可能影響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活動。

(三)美國對於共匪滲透拉丁美洲的野心，及其以古巴爲基地作輻射性的活動，已有深切的了解。其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於致送國會的咨文中，便明白指出：「事實俱在，證據確鑿，古巴目前正式以武器運送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境內的各種叛亂集團」。並謂：「古巴境內共黨政權的繼續存在，對於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威脅，勢必有增無已」。不過，徒有相當的認識，而缺乏積極的對策，仍不足以遏阻亂源。今後應儘量揭露共匪的陰謀，分析其陰謀可能發生的嚴重影響，使拉丁美洲人民有普遍的警覺。我們並期望拉丁美洲各國的集體防禦組織應予加強，並宣佈共黨的活動爲非法，而加以切實的取締效果。特別是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如何以堅定的立場，收反共的實效，其關係更爲重大。相信從多方面努力，必可打擊共黨的詭謀，確保拉丁美洲的安定；而拉丁美洲各國的安定繁榮，不僅是美洲的